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三十九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宋徵輿轅文

張　密子退　參閱

于文定公文集

議　　于愼行

太廟親王祔食議　親王祔食

最爲確當文定乃官當時何不上之天子

謹按國初建四親廟以十六王祔食十六王者皆太祖之伯叔兄弟祔食祖禰禮也然諸王之享本祔

四祖、及數世之後、　四祖已祧、而諸王之位、依然如故、則何所祔而享乎。且　二祖列聖以來、親王無後者、代代有之。卽禰廟未遷、不聞祔食之禮、況祧廟之後、何以獨存、誠以爲　太祖所祔、不敢輕議、則　四親之廟、亦　太祖所立也、又可祧乎。且使　四祖未祧、則十六王者、屬爲子姓、配食其旁、統於尊也。　四祖已祧、則　二祖入宗、皆十六王曾玄之屬。而儼然臨之。使其祔享于下。恐非所以妥先靈而敘世次矣。漢高祖嘗以兄武哀王、姊昭哀后、祔享太上寢廟及

孝元之世太上寢廟旣毁二祀亦罷以其無所祔也凡朝廷典故往代必有已行皆人自不學故不知耳今卽未忍遽廢宜照金山諸王事例於鳳陽墓所四時祭饗卽園陵無考則祔饗 皇陵祖陵亦無不可在廟非禮也又十六王之親唯壽春王乃 仁祖之兄係 太祖伯父當奉 熙祖陵廟臨淮盱眙二王乃 仁祖之子 太祖之兄當祔 仁祖陵廟其南昌王雖係 仁祖之子見有靖江爲後不應祔食安豐以下九王俱壽春王子孫禮有祔禰無祔祖俱應罷祀

練兵議

練兵

蘇子曰、國家之患、莫大乎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深哉其言之乎、夫自兵農既分、而邦政之敝、未有甚于今日者也、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中外居然坐困、舉天下皆知之、而徜徉熟視、若以爲固然、而莫爲之所、此何爲者哉、愚竊怪之、佔嗶之暇、作練兵三議、直指而不文、庶便採擇焉、嗚呼三議者、天下之所謂迂遠而難行者也、雖然、就其易行而策之、則天下之患。何時而可除、而亦安知其果易哉。

一議京營團操。夫天下之事。有萬世之長策。有一時
國家沿至今日天下無兵而京營尤甚當宁別立
之便計。國初五軍之制。本萬世根本之圖。蓋愍團營
內操練精矣而不滿萬騎用之于外則將卒之
之設。乃一時補救之方。事極致至。交有其弊。謀國者
于內則無用安須此耶復五軍之制洵上策也而
權其輕重而已。然今日欲練京軍。必復五府之舊。而
又豈今日所能行哉
後兵可練也。何則。五軍之制。任有所分。責有所歸。賞
罰有所稽。强弱有所較。其利易于責成。而其患難于
調遣。團營之制。其便在于兵將相習。一有儆急。猝可
遣發。而其敝至于法制繁多。上下掣肘。無所稽其殿
最。故兵之練難也。夫駟馬一車而三人御之。則千乘

之衆可以分行于九軌之途聯十駟之馬以駕十車使三十人焉執策而臨其上有不撑柢盤跚交壞于道路者乎此五軍團營之形也且夫先王之不分兵農也夫人而皆兵也惟夫農之不能皆兵則兵不得不別之于農而不能不廩之以食今也皆謂之兵皆廩之以天下之貢賦乃練其半以爲兵而棄其半以爲不堪之數誠不堪也則農而已矣何爲隷之以尺籍而廩之以天下之貢賦誠以團練爲可用也而授甲乘城不足數萬此何以別也其棄者既爲冗兵而

練者又無實效。是舉天下之財。而盡委之無用矣。古曰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之、乃可鼓也、今之兵制、可謂不調矣。熟視而不敢更張、則予之所大惑也。故爲今之計、必復五軍之舊而後兵可練也。

一議畿輔民兵、成周之時、天下未嘗有兵也、而軍旅追胥蒐狩之役、取六軍而用之、如運諸掌、何哉、兵雖不聚于京師、而六鄉六遂之中、皆天子之爪牙也、故無事則籍之司徒、而爲比閭族党之民、有事則統之司馬、而爲伍兩卒旅之師、此所以無聚兵之患。無養

兵之費而得居重馭輕之權者也漢之六郡良家蓋
有其遺意而不能久行耳國家建都幽燕直隸八府
之地即古燕趙之域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為王伯不
得不為伯之地也則今日京師之形勝可謂扼天下
之吭而拊其背矣乃塞下胡夷蜂屯蟻附邊烽一起
輒瞰門庭何哉畿輔無兵也及至庚戌癸亥胡騎薄
于近郊反調邊軍入衛而肘腋堂奧之間熟視躊躇
而無一卒之可發豈今日燕趙之民與古殊異若是
哉不能作而用之耳為今之計必于常制之外倣鄉

遂良家之意設幾輔民兵而後都邑可守也

一議沙汰冗將夫兵之不練由于食之不足食之不足由于將之太冗冗將之弊二一曰承襲太濫二曰添設太廣何謂承襲太濫三代之時將吏不分既無祿食之費漢唐而下員額漸廣亦鮮世及之官　祖宗削平僭亂再造乾坤偉勳神功古今無二當時披堅執銳拔城陷陳之功皆親列戎行得之覩記故論功課賞不吝世延深仁厚澤淪肌浹髓億萬載隆長之命脈端在是矣及至承平以後國家無大征伐不

過邊庭烽火，即或立功勝敵，亦豈有當時拔城據邑之勞哉，況其間戚畹中璫，假名奏帶，家丁邉將，買功討賞，身不經行陳之厄，目不覩旌旗之色，而子孫受鐘石之賞，享茅土之榮，此何爲者也，嘗總計天下之官，文職大小不盈二萬，而武職大小，乃至八萬有奇，一衛之中，甚至官軍相半，管事者輿馬赫熚，日浚貧軍之膏血，帶俸者閒茸嵬瑣，坐享縣官之祿食，兵部除選，則老弱藍縷，狀類乞丐者，指揮千戶也，幕府行邊，則扛輿控馬，形侔臺隷者，指揮千戶也，此等輩而

五六可嘆

欲使之折衝禦侮乎將不使之折衝禦侮而徒豢養之乎均非策之得矣若爲　祖宗報功之仁則開國元勳今有不知其子孫所在者矣而况于一級一功之士乎宗藩襲爵自鎭國而下以次遞降　祖宗艱難所得之土宗子孫享受尚有節制而况于奔走之臣子乎且夫吾所謂濫者又非謂此等也謂夫未經行陳未覩旌旗之輩也此可以無所顧戀而不爲也爲之如何曰兵部通查天下衛所將官見在承襲者多少名數何時應襲是何功次除開國靖難之功照

舊襲職。有罪即爲拔黃。無後旁支不續。以漸裁之。其宣德以後、一切功次、自立限之日爲始。照宗藩襲爵之法、以次遞降。如父爲指揮。則子爲千戶。孫爲百戶。而世以百戶終焉。身爲千戶。終于總旗。身爲百戶。終于小旗。非武舉不得管事。非管事不得支俸。至于邊方有功將領。設爲方略。精其考覈。痛除奏帶之弊。寧厚賞而不可妄陞。寧超陞而不可妄襲。如此而冗將可減也。辟之藝圃。踈其蘺落則生植長茂矣。何謂添設太廣。國初設立武將、都司衛所、體統相維、而總兵

此事若行必致大譁然不爾何以消冗官

叅遊等官、間一設置、其員甚少、其任甚重、故權有所歸、而事無所廢、近年以來、止爲補偏救弊之方、不思拔本塞源之計、官日增于上、軍日困于下、自總兵而下、非衛所正官、隨在添設、一事而數人治之、不免疊床架屋之弊、一卒而數將守之、且有十羊九牧之譏、寧獨如此、軍士之糧不加少、而貧苦不能聊生、則必有所由去。將領之俸不加多。而富潤至于不貲則必有所自來。譬之羣鴟守一腐鼠、其餘幾何。而胡以責軍士之不練哉、嘗考衛所之制、一衛官軍約五千六

百員名，今一總兵，所部乃三千耳，是爲一指揮之任，設一總兵也，而指揮之隸屬者，何啻數十，一所官軍約一千二百員名，今一守備，所統甚者止五六百名，是爲一千戶之任，設數守備也，而千戶之隸屬者，何啻數十，夫所謂指揮千戶者，而不能統如許之兵也，則當時不必設，所謂總兵守備者，而足以統之，則何不以指揮都司等官名之，而必以崇階厚俸加之哉，爲今之計，宜將添設將領，減其員而重其任，一總兵所統須五萬以上，一叅將所統須一萬以上，其守備

又或有尚制之患可柰何

以下卽令衞所掌印管事等官帶其名色。不必另設。至于邊陲阨塞當添兵守禦處所撥其衞之軍。卽令其衞指揮統之。撥其所之軍。卽令其所千戶統之。一切冗濫名色盡爲裁罷。如是則官少而軍不困矣嗚呼不困而吾可以責其練也。

序

賀大司空儀山楊公加太子少保敘　治河

天下之事。莫難于兼圖其利而無所容其害。兩要其益而無所受其損此非才智之所盡也事未有萬全

○○○○雖○非○于○言○之○表○○○○○

者也利有所主而或不能無害吾從其利而規之益有所歸而或不能無損吾從其益而謀之輕重多寡惟其分量才智可爲也惟夫事機叅會職守錯陳彼亦一利害此亦一利害彼亦一損益此亦一損益衡其輕重則鈞石不相懸量其多寡則區釜不相蓋於此而建兼利之畫奏兩益之績使上下皆宜公私咸賴此古之聖臣皇佐所爲懋平成永賴之烈而不盡（非退才智也在所以用才智者善耳）出于才智者歟　國家定都燕冀漕轉東南蓋其襟喉之會故在河淮之交嘉隆以來二三鉅卿躬棘眷

權以有事于其土至殿賑也戊子之役今大司空楊公實鎮淮沭固已抗疏借箸請濬河導淮使泗上陵園免于洪潦時弗能用也其後數年河流日填淮流日賸園陵受水左礒爲池于是泗人告急請洩其壅（利害交判其難下手）而淮人防患請固其防轉漕之臣憂其病運而責海之使慮其瀉鹽甲可乙否左方右圓發言盈廷莫之能執　主上側席而咨是實儆予疇其徃乂廷臣舉公前晝乃從南臺大夫晉大司空建節河堤公因日夜疾馳環視陵泗周涉河淮廣詢博諏條上便益以

為泗所為溢者淮不能出也淮所為閼者河無所殺也誠闢海門之口則河有所殺黃河之流則淮無所閼而陵下無恙矣便一二瀆循軌不相凌軋運艘踰淮易于逆輓便二河淮既分遊波寛緩三洲之間百城奠居民毋昏墊便三河通海口鹽舟出場道里徑易國課宜充便四疏上是者五六疑者二三而主上獨曰司空議是也其遣給事一人往視厥役使亟成之四部吏人聽於司空惟所調度公由是有成功矣其洩淮也建五墩之牐壩高良之澗開周橋之

治水以入海為上

隄濬金灣之渠，以達于湖。其分河也，瀹黃壩之決，通魚溝之瀆，會鮑王之口，下五港之陂，以入于海。作不

（辦端簡稱徐元玉之治張秋也亦然）

踰期，費不踰額，而陵墝運道，民居鹽筴，無不如始畫焉。公乃北向稽首，秉玄圭以告。　主上嘉悅，爲之舉萬年之觴，璽書褒勞，進爵太子少保，錫之世廷之賞。徐兗吏士，相與吟嘆鼓舞而曰，偉哉公之績乎，兼利而兩益，何其無遺策也。夫陵墝，國之根本也；運道，命脉也；民居，腹心也；鹽筴，肪腴也。此可以利而彼不可以少害，彼可以益而此不可以少損，畝能胲而成之

而無所枘鑿于其間此非有益世之才絕人之智其

以後議論多帶儒生氣而文氣遒上使人

將能乎岱畝生曰固也公之所由底績其不在是矣

不芥

勢之輕重才之短長數之多寡智之大小皆有所極

皆有所限惟精誠之至神天神地無所不極解在呂

梁丈夫之厲水矣其言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

吾之出也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于波流而不敢用

私故不必巧而有道術也彼才智之士世豈少哉其

此是

所謀慮經營雖出于公而不免有用私之心巧瘠于

実論

金注力殫于壘守故弗全也惟精誠之至知國之有

利害而不知利害之在已見事之有損益而不知益損之在人故能定必然之畫礪百折之鋒兼利兩益而計出萬全也天下尊大禹之功日以爲神若弗可企矣及綜其實亦唯克勤克儉勞身焦思非真有班蛇乘龍役鬼沉符之助也用志不分疑于神焉爾矣

（楊公治河不能如）

此公所爲纘禹之緒以有成功而豈才智之所可盡

（於武功王三原之精敏有餘而持重過之故予公）

哉東省藩臬大夫分司兗土皆有事于河功快覩盛

（此文長以不盡出于才智爲言）

美將旅進爲公賀聞之言也以爲有當書諸大帛庸告典謁備外史焉

賀中丞丘澤萬公征倭功成敘　征倭

自歲壬辰以來，島夷秀吉憑怙其險，懵爲封豕雄虺，
屬國存下不在國家之救然救之是也謂屬國爲
不足屏藩可以不救非也金元之事或遼取何夏
薦食朝鮮之壤，主臣播越，請命于　天，詔遣文武大
或近掉虜撩蒸又遲之久而後大舉今之失鮮或
吏，盛徵師徒，深入其阻，倭徒再北，不支，陽爲請款，陰
以爲緩當四事何救
濟厥師，整居海堧，驕不可去，必得三韓之宇而甘心
議罷兵者亦是有說然于國家大体不無小損
焉。廷議宿師有年，請且寢罷。　上益赫然憑怒，以是
蠢爾蠻蜮，不亟殄遏，予一以予萬國，乃命御史中丞
萬公佐大司馬邢公出討，賜之節斧以行。公既受詔，
馳渡浿水，陳師王庭，傳檄四路將吏，各殫乃心力鋪

敵熊彪之旅，致國之大罰，敢或有不共命，以干常刑。亦會倭渠秀吉伏天之誅，戎心方懈，望風而靡，乃使將軍一元，要其酋石曼，扼諸泗川。使將軍貴，蹴其酋清正，棲之島山。使將軍綎，蹄其酋行長，蹄之栗林。使將軍璘，呼餘皇而進，薄其水軍，蹦之海上，殲焉。樂浪（蹄師頗不敢鄉邇）玄菟之間，廓然夷清，復爲完國。其王若臣，廓震服，咸（殊苦之也）悅稽首稱萬歲，頌再造恩。上爲告廟荐勳，御明堂受捷，以策書命公晉爵右副都御史，賜之御府之幣，世延其賞。客有乘軺而過，以告于子，于子曰：偉哉中丞

之伐。則信霍燿鴻麗丕挪未有之烈於鑠盛哉。鄙人伏在藪澤。竊聞島夷之難星紀欲周矣變緯筦樞之佐。所爲周章衡決借前箸而躊躇擁庬建旆之臣。所爲鞅掌騷屑。從白羽而四　慷慨憂天之士。所爲乾上賴而陳遊談喜事之儔所爲敝舌吻而議皆是物也。　聖上超然曠覽毅然獨斷畫格首鼠之謀。選于有衆。得公而任之遂使蜂屯蛇引之徒靡于嵎夷之阻。鼉作鰐吞之衆。燼於海若之都。懸梟獍于藁街。築鯨鯢于狠望。此其殊尤絕迹。砰砎橫覲繡青縷玉之

篇不能鋪錫鬯銘鍾之酬無以槩矣客曰唯唯子慕公功未覩其大也夷之㩻猖而來豈爲濊貊高句驪彈丸土哉朝鮮旣食必䟦而入遼海遼海旣踞必㺚而入盧龍則憂在左輔矣爲左輔肩背勢不得無遼海爲遼海羽翮勢不得無朝鮮是故功懸絕域利歸都輦此其爲宗社之福與于子俛而惟曰客言似矣（然則斯之有益乎朝廷何如也）

雖然徒大公功豈踰所以大哉夫鴻均之播萬品肖翹靡遺非慮而施也大親之咻孺嬰痾癢必應非利而仁也王者之覆華夷除其疾苦遏其冦虐非有爲

而為也故曰大德不德是以有德而以統壹之盛借唇齒于頭尾之墟以太上一恩推便否于臣僕之國非所以為號矣且自三代以降撻伐四夷代不絶書如漢建元之定朝鮮則納其地為四郡唐顯慶之平百濟則納其地為二府莫不因窮黷之威遂并苟之計惡有堙巳墟之社城既覆之隍取而不居為而不

計國家兵勢豈能有鮮那持一為廣大之論耳

有如今日之盛與而猶以利害商之何其狹也且揆諸情勢抑豈其然國家際天極地經緯萬里吳越閩廣之郊以海為池與魚服之民共之倭從俘廓登陸

如出贊穴。誰則爲藩。而卒就殲夷。靡一遺育。即遼左盧龍之塞。一堠垣爾。東胡鮮卑。嗚笳盈耳。擁裘匝地。又誰藩之。而自受緋緤。羈縻至今也。柰何山海無間之險。尤泥可塞。而一以屬國爲藩乎。彼其疾痛呼天。何音之擇。我弘字小之宜。亦安得不借聲屏翰以厲士心。其寔未必然也。物辭之役不甚有功而亦所損大以不假屏翰爲論　聖上爲華夷共主。寵綏四方。亦越箕封之國。世在懷保。比內諸侯。蠡茲島夷。敢爲蠆尾以螫我東服。傷鴻明之化。故不憚傾庾掃境。以之咼瀞之中。豈有較計哉。夫患切同舟。則胡越明其

一體闘闢異室則比鄰重於纓冠此人情也而于此施不報之恩霈無心之澤起白骨而肉之此豕鹿之（亦已後矣）征讓其曄煜而有苗之格謝其鑑旬矣故知今日出師之名義而後 上之威德益弘明 上之威德而後公之勳庸益大子何算其渺小而捐夫赫赫者哉客聞若言惘然告遽會漁陽諸道大夫來請謁賀之辭因次所與客語以塞使命

河防一覽敘 河防

潘以江陵薦得假便宜又事後廬于河上責河屬

河防一覽者何宮保印川潘公志河防之績也潘公

自乙丑迄今奉（明因勢利導故得成功）三朝簡命從事河漕之間前後二十七禩矣其功艱而鉅其畫詳而深其耳目之所狎精神之所寄若與水相忘者 國家萬萬年大計在焉志之以示後也兼漕而專言河者何防河所以治漕也河者漕之藉也然則古之防河也避其害今之（昔言往古則不惟濟且用爲澱者有之矣）防河也資其利乎曰唯唯否否漕之藉河禹貢以來有之匪自今也禹畫九州冀爲都會河流碣石以入於海兖浮濟漯青浮汶濟徐浮淮泗揚浮江漢豫浮於洛梁浮潛沔以入于渭雍浮積石至于龍門未有

不逼于河者也。漢唐皆都關中。漢漕山東粟百萬。更砥柱之險以達于渭。唐漕江淮之粟。由汴入河。由河入洛以達于渭。亦未嘗不藉河也。獨今日哉。然則公之防河也奚若。曰二十七年之中。有大役于河者三。其功皆成于因。始而飛雲之決。則開南陽以往新渠。（佐三役者治河運同黃清也）二百里以避河之險。因而避之也。已而清口之役。則合河淮之流以趣於海。因而合之也。其後銅瓦之決。則隄大名上流以防其潰。因而隄之也。凡公之成功皆因也。而淮河之績爲最。即萬世不能易焉。嗟夫。古

之聖人見轉蓬而爲車覩落葉而造舟察列星而分四時覩月行而推晦朔未有無所因者也況夫四瀆之流呼吸吐納天地之性關焉者乎禹能通九道陂九澤播九河疏九川東注之海而不能使水西流因其勢也故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此之謂行所無事也葢自河淮議興而謀夫盈庭或以爲當瀹海口不思海口之壅河淮分也則以爲當闢故河不知河淮之分隄防潰也是故高堰之隄成而淮不東崔鎮之隄成而河不北以河予淮以淮予河而以河

淮乎海又安用瀹海口而又安用復故河爲此所謂
因也因者水之道也漕渠之要在河淮之交而公之
語得要領
績亦以此爲最故特著焉後之防河者第因公之成
勞而時修備之則智亦大矣故曰志之以示後也
記

宣府巡撫大中丞新城王公生祠記　撫宣功績

新城欵欵以退服遠夷疑其人長者不見鋒鋭矣

莊皇帝朝虜酋欵塞迄今雲中上谷寢燧釋兵幾四

及考其行事則胆畧過人有武夫悍卒所不能及

十年世皆知襄毅王公之畧而不知襄毅之後又有

者德以行威威以彰惠信夫

二王公其一廣平王公其一則今所生祠新城王公

也新城王公者瑯琊之裔僑閥甲於齊魯大父灤川公在嘉靖間以山西叅議分守口北其後且四十年爲萬曆巳丑而公以山西叅政分守口北宣人大歡乃其時鎮之將吏久狃欵而嬉游戎且生心公至慨然曰夫欵者緩也本以緩虜乘間而飭武備乃遂狃而忘戒心乎則下令增亭障循營伍將之智勇者異其秩卒之驍健者異其禀私馳騎而役卒者法請託竿牘一切謝絶行之無幾一軍挍吏凜然改觀而會廣平公以中丞開府至而與公相得驩也凡所擘畫

新城主欵而先平以渝乃告北其意深遠矣

悉從決策，公益務舒自任，選驍突為親兵，躬御臂韝懸金教射，差其良苦，以行賞罰，得蹶張之士二百，與都護按射於郊，騶發輒中者盡公部也。又念上谷故砂磧地，民鮮蓋藏，卒有緩急，粟價騰踴，士且脫巾而呼。當秋時先借帑金二萬糴而息之，凡再三倍，得息金三萬兩，羨粟萬六千石，用以繕治兵甲，召補郵騎。塹西路而守之，延袤百里，以遏虜入，而先是襄毅王公之與虜款，獨俺酋以孽孫故回面內向，而老把都永邵卜諸大部直宣府邊，故利鹵不欲款，則屬俺酋

要之。且啗以厚利。乃稍肯來。而歲恫喝要挾無已。時與市者。懼禍起肘腋。率濡忍聽之以爲常。萬曆辛卯閱視科臣、始議裁市撫、歲無過二十三餘萬、計晝已定、乃無敢與虜言、公毅然以身往、適屆市期、大虜颷集、恫喝如故、公露晃肘叉、坐市臺上、呼前諸酋面諭、今有旨切責邊吏。毋滋爾橫索。我來更定約束。酋如奉命而盟。我則爲政。酋憤起、咄咄詐那顏安得是語穹廬千帳。投韃與漢堞平。可使退乎。公厲聲曰、酋衆何可詫也、虜中事、我盡知之、今市隧之傍、有鎧如雪

有幣如雲聽我則皆爾故物不則我且閉關絕爾而以此募諸既脫雜夷與爾為難爾亦安得宴然何可詫衆也酋聞色動則呼衆環公而請公故示不測喜

王公固英人亦揣窺得出

則分食啖之怒則叱咤坐而控弦懸鏑二百武外應聲命中酋驚服以為神市去鎮二舍而遙公晨坐堂皇暮挾二健兒疾馳平明又在市臺虜嘖嘖語曰中國殆欲絕我不則何用如此人典關而日摩厲以須為不亟唯唯漢物非我有矣遂從公盟計公在事十年所省司農水衡金已四十餘萬而往者虜馬入市

數踰而與之直公命鴦直毋與與駿均小酋那戶兒堅不聽命露刃以爭公斥之關外三日不內卒蒲伏受令遂爲成規省亦不訾公又決策收史車二夷二夷者虜之別種故灤川公特所議撫也世裸龍門塞下力能角虜爲我間虜畏惡之欸成徙入內地稍爲邊吏所侵而史氏故與虜小酋安兎爲婚兎乘其恚誘之遂挾車夷歸虜相引而鈔寇邊公與廣平公議史（傳關史酋有謀畢夜常坐地倚書陣圖仰視天象）酋老于兵諸子皆驍勇敢鬬今爲安兎用邊無寧日矣不制安兎無以示威勇不收史酋莫能制安兎乃

因順義王之西徼議革其賞而令縛獻史酋以謝過俘至廷議欲懸稾街公計酋老矣殺之無益其壯子勁兵悉在塞北今日殺酋明日虜騎必厚集塞下且以史酋爲解折而入於虜此失策爲虜笑乃急白廣平公馳書政府請　中旨從末減酋諸壯子乃大感爭拔帳來歸虜始悅悔而安兎數寇邊亦數敗諸降夷又時時鈔掠之窘甚無所出乃因虜王爲請願款塞如故時公已代廣平巡撫乃詰諭虜使令安兎悉

能擇而後能

歸所留史酋部落並送車夷乃許奏復市撫至今屬

夷馴服邊藉為用制欵機權實在於此公既開府益務風厲撫循壁壘一新耕耘徧野所獎拔戲下往往自偏校累代至上將軍其有巽懦貪墨輒以惠文從事無所假貸而日以恩信畜虜虜時從城下問大太師何在能御湩酪黃羊乎相傳報以為歡而鎮人又津津頌公拒礦權事以為布德宣鎮不在控虜下云

帶叙得体

宣故有牧馬塲欵後無警營卒稍墾其旁課入當餉秣諸將校亦各闢並塞閒田以給私費謂之養廉権璫惑奸人言皆欲籍入少府而畿甸稅額共入萬金

宣大居二焉。嘗先趨大同。大同人曰。吾視宣府乃趨宣府盛氣謂公云何。公正色曰。宣府鎮也。而鎮城爲諸路概。聞貴人將重鎮於化居市。肆且罷。罷而四方粟芻皆不至。環甲噭鏑之徒無所得食。將蜂起與貴人爲難。且柰何。它若張家口堡道諸處稍有貿易。征亦不堪重也。貴人如調劑焉。毋魚肉吾軍民。吾則戒軍民毋敢撓貴人。令若牧馬場。則有　高皇帝制書在。非守吏所敢循也。軍中自大將以下。皆食其故俸。諸榷牛犗士。一切供億。盡出養廉地中。而榷以爲税

令此曹枵腹而持兵乎。且　上睿聖不測，貴人即工爲逢。有如以飽槖受疑。又且柰何。瑺無以難，竟聽公指揮，歲以四千餘額解矣。瑺之采礦，則先鎔精鏐雜砂中，謬言其穴。砂一升可得銀如干，以令有司，必中程乃已。少忤，輙羅織被逮。公約部司及大將，皆遣一使偕往，各以砂至，面鎔而驗之，亦不得逞而去。以故礦榷之使，貙攫虎搏，幾徧天下，而宣鎮獨不甚苦，以有公也。公由分守建節居鎮十有三年，會播州初平，以威望廷推撫川貴督府去，葢自欵後任上谷事無

如公最久先後所當亦無如公最難難者則將吏之以欵狃也大虜之以欵挾也持文墨議論者之欲以節縮見功也重以屬夷外叛敵使內紛殆哉乎衡石桴鼓之間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倏忽失着機局遂更而公嶽立淵流因機坐折銷萌厭難外威內和卒使數十年來厚吹之虜一旦取諸其懷而定以晝一使之頫首郊關如稟功令又收史車之族以制虜死命欵始不渝夫非所謂安國全軍算多而善善者乎至如以備邊之暇紛洋河石橋長千尺而龐廣並五軌

利涉捍患以鎖鑰北門、為邊防要險、具郭少宗伯記中、大營萬全學宮、建尊經閣、藏書萬餘卷、以興文教、具葉宮庶記、與公所自為記中、文事武備、於是觀焉、迹公英毅慷慨、智畧輻輳、而沉幾雅度、不輒輕發、發必中窾、用能光昭灤川公之緒、以勞定國、而貽邊疆數十世之安、有以也、公去而五路之變告矣、宜鎮人之益謳吟思慕、願尸祝而無疆與、祠在城南五里、郎公所建廣濟橋北。是舉也、自大帥以至文武將吏諸生軍校、不約而集。既落而驩然呼。已又愀然思也。郎

虜亦時時問大太師何時來開制府如廣平故事乎。新城之功可及也其意不可及也守道張君、副戎王君、欲勒公蹟於石、以壓塞中外、爲後事師、屬行作記、行不佞扼腕世儒拘于見聞至不能彰明 國家盛美而猥引漢宋陋規、以擬今日疆事、又軽材諷說之徒、不覩今昔情形、第見史車之屬散處龍門、意不無勦江統緒論、謬欲爲徙薪、嗟乎、邊事益難言哉、自襄毅和戎後、上谷得廣平及公、益建無窮之利、而公當事更久、且處其難、功在社稷寧獨邊陲之衛、故不辭而論其大、俾籌邊者攷鏡焉、

甘肅開府少司馬侯公紀功碑　制敦番虜

侯司馬有無形之功　明進貴之不爲出于公媼之不爲褒也

夫人臣折衝扞難、樹絕世之勛、蓋有所甚難焉、方四夷爲蟊賊而疆圉之吏、執櫜鞬以禦之、長短之形易見也。及其回首而內、剖符通關、中國不愛金繒之費、以休士民而羸詘之數、亦易推也、惟彼之情、忽有不可知、而我之算、猝有不及用、則勞臣畢力而策士殫精矣。虜自　先帝時交臂款關歸命下吏、比　聖天子威靈燀赫、益親附邉保塞惟謹、而吉囊故部落居漢所取河南地、號爲套虜、而西與番夷接、又徑隴西

塞馳之西海以與瓦剌爲難至折北不支忿悄失圖欲歸重于大酋乃創禮佛之議紿之西遊酋乂偃兵勢不能無轉徙又慕仙佛欣然冀遇之乃因邊吏以請此亦不可知葬朝廷策其無能爲聽以便宜徙朝廷折之爲失策也審其無能爲矣又何必折之耶于是率二十四長悉舉引弓之民並塞而西假道酒泉張掖之間將吏惶愕莫知所出屬少司馬矦公鎮甘肅憤然任之曰人臣職在封疆夫使先爲其易而誰當難者乃畫方畧奏狀策其所從入部材官騎士分屯要害以見矦公處此最得其宜武節而陰爲備吏具糈絮米藁食物道上之召王將

以下畢勞賜而驅之虜勢蜂屯烏舉前後絡繹公所
布遣事有成算竟出境不聞有它　天子嘉其績下
書　勞寵賚優渥將吏咸受金爵矣虜之西也其設
變乃有數端初見則請開市其肅入馬而受中國所
與番茶公策之以爲虜兵番不可使合也　朝廷以
一定之理
茶制番之命而以其柄予虜是驅番而附之也乃使
使謂虜北邊市費以十數萬其肅餉萬金耳市亦無
爲於是虜謀折矣酋先使一隊往嘗尨　沒不出而
委虜猶日夜譬說必其心乃已公又策之以爲虜與

苑剌不可使搆也。苑剌破則驕驕則我受兵苑剌勝（搆虜中得之得策而亦有不可者乃知勝勢誰徂也）則憤憤則我受兵皆非得也。又使使謂虜令倍數險越數千里而攻人控弦之士有一不備而歸得無如鯨失水語未卒酋色動謀又折矣酋既不得逞無以自解于諸胡又借媾土魯番以哈密爲地又懼哈密之小梗則使使出玉關以中國要之公又以爲關門所以限羌虜柰何示以扃鑰則露師哈密惕之謀又折矣套虜倚酋爲重不欲使東酋亦樂西海方且築（酋亦非有大志者）宮事佛無歸志公又以爲此非西遏利則委之鎖南

堅叅鎖南堅叅者。烏思藏法王子。酋所謂佛也常稽首而事之。公計惟此能操其進退。乃徉嚮慕其言。風以　朝廷威德使自從其所曳酋。酋乃决策東歸上書謝遏吏去而謀又折矣酋去而公又念以為套虜修悠之志。不可使畜也。畜則西方無一日。乃召其長切盡台吉以下。賜以綈繒比餘雜物而尉借之虜感而拜謝去。不復以瓦刺為言。而謀又折矣。是役也虜以四十萬衆。頓之門巷之間。事變倉忽情勢瞬睞。呼吸轉移。疾若迅霆。而公測深揣情披郤導欵。卒使內

無隱謀。外無匿形。進退如運諸掌。卽又不請內帑一（大足懼事恃者捐而示懷縱者當而失利矣）金也。以較之擐甲而鬬。與金帛媾虜者。其勞與功。未可以上下。然難易之勢。不亦相去遼絕已哉。（頌語亦有体）往漢時空天下之藏。置河西四郡。以鬲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故至宣帝世呼韓入獻。見北內侯王也。然郅支以一旅西走。擊城郭而臣之。易于折梃。況其甚盛者哉。國家依漢故事以西域爲屬國。關玉門而護之。而烏思藏在巴蜀徼外。北與羌接虜右。方或斗辟入其中。酋挾數筴而西

假使許中國之操柄。以役使番夷。西求厖剌而并之。屬其地于青海。而南注之巴蜀徼。是朔方隴右。不相有也以之乘利敗約卽代雲中。安得如今日。何言張掖酒泉間哉賴　天子聖神。持斷受成。一二鉅公。相與翼宣廟謨而公以深識遠見。握籌制勝。一舉而絕虜之要。其爲萬世之計。寧在戰與媾之間乎。諸將軍大夫相與勒石紀功以示來遠。乃次第其事而系之辭曰。維天降祜。　皇纘鴻烈。聲教覃敷。薄海有截。彼胡狙獷。上古不臻。仰流歸命。今爲外臣。　天子聖明

罔悟於遜大簡卿臣分蕃受戟維丑之秋酋迺西徂將獵青海苞羌於胡厥衆如雲疾如風雨騎而控弦四十萬弩 天子曰噫時非我利乃命司馬女其尋乂桓桓司馬才畧天成謀如淵默斷乃霆聲乃簡材官朱鑿載路虎螭其戈衷而不露乃數氊裘以恩撫輯稽首屈膝我飲我食濈濈其群垂耳累脣一草一[illegible]文木罔我敢折虜使通辭其詞萬端公炳沉機應如湧泉虜衆荐居厥患將遠公蹴之東如丸走阪虜歸於穴羌宴於西猎猎别種亦莫敢師彼隴之西寢烽卧

鼓重關不鑰。公在門戶。 天子曰嘻，曷酬爾庸，乃三錫命，秩以上公，帛分於笥，金出于府，煌煌大賚，光被西土，公拜稽首，臣其何力，維 帝聖神，羣工効職，亦有帥臣，文武吏士，協忠宣力，以克有此，粵昔炎漢，爰叙西戎，葢以制虜。折其右肱。今虜之支，絶羌而有，匪斷其要。曷善厥後。功有不顯而利無隄，桓桓司馬，忧國之基。維邊吏士。公歌公舞。維諸大夫，來相告語，昔在南仲。往城於朔。大難克襄，頌聲乃作，況我司馬，武功赫然。旣勒諸冊。不銘諸邊，遹篆貞珉，志之罔極，匪

文甚雅古有昌黎門風

燿公功維以爲式、

考

太廟祧遷考

太廟祧遷

人主議禮識過其學而人臣從而附之往往諂于

嘉靖中年、孝烈升祔奉祧　仁廟萬曆改元、穆

以昭穆如昭僖之辨晉唐宋世有成議可不勞而

宗升祔奉祧　宣廟皆非禮也。大禮已成不敢追議、

定而世廟時諸公無一人能正之者一不學哉人

姑備稽舊典以俟議者考焉、謹按我　朝太廟本以

明主可以理奪援前事傳經義有本有末何患不

同堂異室。分別昭穆。及　世宗創建九廟奉　太祖

听一時因所使後人致惑以癸卯冬敕禮下之

爲太廟　成祖爲世室。而以　仁宣英憲孝武六廟

部衷太廟合享以甲辰夏敕禮部議同堂異室之

爲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　九廟既災。仍復

同堂異室之制而升祔訓與設有殿之說主之睿宗此後寢廟藏主則九室南向前殿祫享則太祖南向成祖西向北上七宗東西相向蓋雖左右分列無昭穆之名而昭穆之倫世次固未少也及孝烈升祔本與武宗同爲一世則仁宗一廟尚在三昭三穆之中而遞議奉祧因此穆宗升祔又祧宣宗於是今日太廟之中三昭三穆代數始不足矣禮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韋玄成鄭康成則謂周以后稷爲太廟文武二廟百世不遷其下高曾祖禰親盡而毀則

文武不遷之廟。在三昭三穆之中。此七廟之制也。劉歆王肅。則以高曾祖禰並五世六世。無服之祖爲三昭三穆與　太祖而七。文武世室。百世不遷。不在三昭三穆之中。此九廟之制也。今也九廟分建。旣以　成祖爲世室。不在昭穆之列。而同堂時祫。又以　成祖北上。出于　七宗亦不在昭穆之列則　仁宣以下猶當有三昭三穆可也而遽祧　仁宣。于是　英宗一世。　憲宗一世。　孝廟二廟一世。　武世二廟一世。　穆廟一世。是昭穆之數五也。與　太祖而六

矣豈七世觀德之義哉。禮曰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本此炳然何至晴眦）

同。是昭穆之序。所以別父子非以傳位為世也請言其義古人之制。廟皆南向主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則唯　太祖之主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蓋羣廟之列。左為昭。右為穆。即今太廟南向之位。太祫之位。北為昭。南為穆。即今成廟與　七宗。東西相向之位也。故文王稱穆考。則魯衛毛聃皆曰文之昭。武王稱昭考。則邘晉應韓皆

曰武之穆是昭穆者父子之名也非以傳位爲世也如以傳位爲世則兄或爲昭弟或爲穆子孫何以別

故曰祖有功宗有德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爲昭子爲穆萬世不刊之典也兩漢以來宗廟之制固不相沿然皆以同堂異室爲主其昭穆之序固未必盡如周禮而其世數祧遷則皆用昭穆之法未有以兄弟相傳分爲二世者也晉武帝追尊七廟則景皇文皇兄弟同爲一世故當武帝之時六代而七室其後惠懷愍元兄弟四主同爲一世故當成帝之時七代而

十一室此不以兄弟爲世也唐中宗睿宗同爲一世故開元之時八世而九室敬宗文宗武宗同爲一世。故開成之後九世而十室此不以兄弟爲世也宋太祖太宗同位異坐故當徽宗之時九世而十室其後哲宗徽宗又同爲一世欽宗高宗又同爲一世故當寧宗之時九世而十二室此不以兄弟爲世也葢同堂分廟制不必同而父昭子穆則一定之序未有以兄弟相傳即爲二世者也今自二祖之外廟雖七室其實五世按之七廟之制世數不足而況云九乎。

所謂下升一世上祧二世也

然祧遷之失。始於祧　仁廟而改正之舉。在于復
宣廟。何也。在隆慶時。　仁宗不當祧。在今日。則　仁
宗當祧。而　宣宗不當祧。以其在三昭三穆之內也。
孝之於　肅。　武之於　世。二廟可也。以當二世非
也。以其昭穆同也。然則何如而可。曰姑以　宣廟未
輕權相應
祧。設爲次敘明之寢殿。藏主九室。南向。則　太祖居
中。　成祖以下。一代各居一室。　孝肅二廟。同室異
坐。　武世二廟。同室異坐。前殿祫享。則　太祖南向。
成祖西享。北上。不在昭穆之列。　宣宗西向爲昭。

英宗東向爲穆。憲宗西向爲昭。孝肅二廟東向爲穆。武世二廟西向爲昭。穆廟東向爲穆。如此則祖功宗德之祀。旣有托而可久而父昭子穆之序亦有條而不紊矣。或曰據鄭氏七廟之說文武世室在三昭三穆之中。則今之太廟七世也。成祖不在昭穆之數乎。曰鄭氏之說非也蓋懸度一時之事。而未嘗深思耳。何也。文武二世室。可以在昭穆之中者以其父子相繼。兩世不遷。故昭穆不紊。倫序如故也。設使文王以功德不遷而武王以親盡迭毀卽文武

二室俱存而懸隔數世之後又誰與爲昭上乎昭穆者父子之稱非可隔數世而論也劉歆曰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漢之不遷者五宋之不遷者五若俱列于昭穆則祖禰之廟亦有當祧者矣故世室在昭穆之中者非也世室既不在昭穆之中則三昭三穆之數何可闕其一也故當　仁宗未祧則　成祖固在昭穆之列　仁宗既祧則　成祖無與爲昭穆矣無與爲昭穆而百世不遷則不得不列于昭穆之外　成祖既列于昭穆之外則三昭三

穆之數何可闕其一也或（徐州明當）曰昭穆之制為九廟而名也既復同堂異室之祀則已不以昭穆名矣奈何復以世論曰不然古禮昭穆之名正為同堂異室而有也何者方其主藏羣廟廟皆南向主皆東向各全其尊不相凌越固也惟至祫享太廟則 太祖之主東向自如而羣廟之主列於北者取其向明而謂之昭列于南者取其向幽而謂之穆此正昭穆之所由名也奈何謂同堂異室無昭穆之名乎漢晉唐宋以來皆用同堂異室之制而室有加盈代無減少蓋以一

世爲一代而不以一帝爲一代正是父昭子穆之分

耳。三代之制。或七或九。皆據漢儒臆度未有定論但

今治法後王禮沿習見漢晉唐宋旣皆以九世爲數。

今安得降而爲七。旣皆以父子爲昭穆。今安得以兄

弟爲二世。而使代數不備乎。或曰宗廟之議嘉靖中

如聚訟矣。　世宗制禮作樂講求備至當時禮官。何

以不言。曰不然。彼時議禮之臣。皆有所迎合回護未

嘗盡以禮經奏也宗伯夏公。本以同堂異室爲主及

官允廖公請建九廟。上合　聖心。禮官詘而從之。非

得已也。九廟既災，遂復同堂異室之制，而昭穆之廟名廢矣。要之二公之意，固皆出于傅會，而其或分或合，亦莫不各有考據。唯至升祔之禮，直祧 仁宗，則非二公之意也。且 世宗初祔 孝烈，嘗欲奉祧

此亦介溪以從行正不可沒其善也

仁宗，及閣臣有陰不可當陽位之言，乃藏主于 慈孝獻皇后之側，以明祔姑之議。惟祫享殿座則設于西向之第五位耳。蓋彼時雖議祧 仁宗而 孝烈實未嘗當一世。是 世宗之心亦尚有不安也。及至

祔位孝[illegible]之 各

庚戌升祔，則宗伯徐公以嚴旨譙責，不敢執奏，遂奉

成命而行。然至升祔　世宗之時。　仁宗即祧。猶及改正。而議禮之臣。漫不加省。徐公在位。又不肯遂改前說。而人亦不覺其非矣。可不惜與。或曰同堂異室。又以昭穆為世。則祧遷之法何如。曰古之祧法。不可的考。第云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為其各為一廟。而不相凌越。且羣昭羣穆之裔。助祭于廟。各從其世為列。故祔必以班也。至于同堂異室。則以昭穆代父子之名。而非以昭穆為一定之位。如守祔各以班

之禮則孫居祖位反爲左一父居本位反爲右一於

倫敘何如故必行遞遷之法如奉祧　仁宗則　宣

左而　英右奉祧　宣宗則　英左而　憲右前殿

祫享相向之座也奉祧　仁宗則　成左而　宣右

奉祧　宣宗則　成左而　英右寢殿藏主南向之

座也是則今日已行之規自可相沿何必更論總之

九世七世之說固不必同然必皆以代爲數而不以

帝爲數則萬世不可易者故以爲　仁宣之廟在嘉

靖萬曆之初皆不當祧祧之非禮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輯選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瑗公
周立勳勒卣　參閱

馮北海文集

疏　　馮琦

為災異疊見時事可虞懇乞聖明謹天戒憫人窮以保萬世治安疏　諫止礦稅

臣等竊見九月中太白太陰同見於午又聞秋道山

崩成坑更於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太陰經天太白晝見相近相犯已爲極異乃至山陷成谷地湧成山則自開闢以來惟唐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見也臣等公在禮寺具疏同災異辭皆者數篇大抵皆言從犧事也詳究切諫無過此篇及旱災異常篇故存其二欲有陳說懼涉煩瀆顧身爲九列同國休戚安見災變若此而恬不動心心知其危而不以告君父者竊聞帝天之命主于民心民安則天示禎祥民不安則天示譴告欲承天意當順人情近來天下賦稅之額比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天下殷實之戶比二十年以前十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自礦使出而百

姓之苦更甚于兵稅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礦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夥盜公行至殺職官家屬十餘人而地方官不敢以盜聞臣等以爲此非細故也　皇上憫念小民不忍加派德意甚盛第奉差諸使各圖其私跟隨奸徒動以千百　皇上欲通商而彼專欲困商　皇上欲愛民而彼專欲害民　皇上戒以勿信攃置而攃置愈多　皇上責以不許騷擾而騷擾愈甚　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論事剴切中情）羣小之心必先瘠民方能肥已蓋近日有神奸二種

其一專務窺探　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之手以上之其一專務剝害小民盡有成謀假中官之手以行之運謀如鬼蜮取財盡錙銖遠近同嗟貧富交困貧者家無宿儲止憑營運但奪數錢之利已扼其一日之喉至于富民更被傾害誣以漏報國稅誣以盜賣礦砂誣以私販官鹽誣以偷藏禁木粧成局面聲勢赫然及其得財寂然無事需求不遂立見傾家無地可容有天難訴利歸群小怨歸朝廷假令民間不窮而怨民力猶堪不怨而窮民心猶固今以剌骨之窮

抱傷心之怨。一呼易動。易動難安。今日猶是承平。民心洶洶不定。一有風塵之警。誰心爲可保者。夫哱拜誅。開自死。此皆用人丁以爲兵。用民財以爲餉。若一處小民倡亂。各處小民應之。于何取兵。于何取餉乎。皇上神聖。洞知今古。自秦漢以來。天下危亂之由。惟有四字。曰人人嗟怨而已。臣不敢言其遠。皇上試差親信忠實之人。訪問都城內外里巷歌謠。令一一具實陳奏。則民之怨否。居然可睹。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皇上翻然改悟。坐弭禍亂。乃禮部修省之

章未蒙批發而奸民搜括之奏又見允行即如何其賢欲徧解天下無碍官銀一節各處錢糧皆有定額所謂無碍云者不過支剩羨餘近日征調太頻征求太急正項錢糧尚多拖欠羨餘支剩何處得之此令一下急如星火不但指有碍爲無碍亦將指無銀爲有銀必將正項公銀半充進獻公用無措又派民間庫藏既空閭閻既敝有司一有爭執輒謂阻撓身且不保何有于官官且不安何有于民竊謂天下之財宜散置天下譬如一身營衛當流布一身若盡括肢

體之血。置之心腹之間。四肢既已空虛。心腹亦將脹滿。又如仇世亨奏徐彝掘墳一節。事之有無。誠難懸斷。然以理論之。豈有一墓而有黃金巨萬之理。即使有之。亦當先下撫按嚴勘虛實。分別首從。先正其掘墳之罪。而後以掘墓之財入官。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沒入資財者也。片紙朝入。嚴旨夕傳。即有深寃。誰敢辨理。不但破此等諸族。又將扳及多人。但有株連。立見夷滅。輦轂之下。尚須三覆。萬里之外。止據單詞。遂令奸猾至賤之流。操此生殺極重之柄。此風一倡。誰

不效尤何地不可為金穴何人不可為摸滿已同告緡之令又開告豁之端臣等方欲陳奏而高時夏戴君恩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內搜取天下公私金銀已二百萬傾府庫之藏豈無盡日窮天地之產寧有足時奸內生奸例外創例臣等前日猶望其日減今日乃更患其日增不至民窮財盡釀成大亂必不肯止伏望　皇上穆然深思超然遐覽上天可畏下民可憐亟與廷臣共圖修弭杜中臣攘奪之路絕羣小窺伺之萌無令四海蒼生之衆結怨清朝無令千秋

青史之編，貽累聖德，臣等有心恤緯，無力回天，所望者九廟之神靈，所恃者九重之英斷耳。

爲開誠布公明立規格以絕私賣以清銓政疏

遷官條格

竊惟吏部以用人爲職者也，用天下才，宜以天下之心爲心，其道當公平正直，而一毫私曲不與焉，其事當光明洞達，而一毫隱伏不與焉，夫手揣斤兩，不如用秤，意量長短，不如用尺，條例者固用人之秤尺也，然使持權量于闇沕之處，出而號于人曰，輕重幾何

長短幾何。衆勿信也。惟與人同秤共量。共聞共見。則長短輕重了然矣。夫官者畏途也。名者爭器也。而主爵者又天下之疑竇怨府也。率天下之人。行畏途。用爭器。而自處于疑竇怨府。天下之事。其何能濟。故莫若持平心。設定格。自處于洞無可疑之地而後可以持天下之衡。天下仕者。大半欲求進者也。未得常見此乃仕其榮已得但言其苦存人彌見其速在已惟見其遲宦之索情官本有限而意且無涯。缺常久虚而人多需次。躁競因是而生。營求因是而廣。中間亦眞有地不相宜。事

偶相左情有可憫病有難支誰則無情似當相體然

揆之于公尚自非公況于假事以求轉官飾情以求

離任一或相徇後借為詞有援者即可轉移無力者

將誰告語且未轉不勝其期望將轉不勝其責望既

轉不勝其觖望而皆于選司乎取之衆望難酬衆怨

難任委曲者既不能以定法自持于巳執持者又不

能以隱衷盡暴于人兼以年來事例雖止論俸間有

資深而又滯事急而需亦不得不稍有通融人未詳

其故而但據其遲速之跡安得不疑議此皆始于無

畫一之法故也。臣等切見天下之事。惟常事最多。天下之人。惟中人最多。故臣等就中人常事。設爲定格（此所謂實格遷也）一以實俸爲主。每于月朔。即將一月之內。應陞人員（可以杜奔競一可以儲才實）取其俸最深者開名呈堂。揭書于壁。京官除京堂陞轉。視缺之有無。及科道應轉京堂。與年例外轉者。照舊另題外。其自部寺以至國子監各屬。凡係正途出身者。應轉參政副使參議僉事知府郎中員外等官。各以歷俸應陞何秩。即先列名于下。以俟有缺挨次題請。外官除下僚冗秩劣轉優轉者。照舊于大選之

前總疏類題外其係月行單本陞用者自兩司以至運同府佐州縣正官就各資之中取其歷俸北深者亦先列名以候遇缺挨次題請仕俸及各緣事停陞悉明註于下如遇地方緊急軍務倥偬理須與才難拘常調或有資閥太深言行無玷念其淹滯合與量遷亦悉明註于下皆與天下共聞見之如一月陞轉不盡者即以冠于下次之首其有地分遠近才分煩簡轉分優劣則臣等細查薦奬考語斟量參酌總不出此數人之內譬之種麥得麥種菽得菽時至則皆

熟矣其熟則同其爲菽麥則異因材而篤造化何心其有俸未及而輒生覬覦及已登名而私求美轉者即行劣處仍註于名下亦與天下共聞見之盡剗藩籬洞開門闥毫無私曲毫無隱伏遲速在條不在吏部進退在格不在吏部吏部即欲私厚一人不可得各官即欲私越一人亦不可得躁競自消營求自息使天下之士盡杜其躁競營求之心退而修實政積實俸以待遷其于世道亦自有補說者以爲條格一設賢愚同滯臣切以爲不然宋英宗欲驟用蘇軾知

制誥。韓琦以爲不可。批閣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夫俸之及期。如果之就熟。越次而用此取之生摘者也。循序而轉。此俟其自落者也。相隔幾何。而生與熟則有別矣。且屈高明以就常格。正以老其才大其用。愛之以德。不爲屈抑也。大凡天下無全得而無失之議。亦無全利而無害之法。顧當擇其得多失少。利多害少者爲之。然亦有後之流弊。非始議所及者。即當補苴調劑以成其是。無以小不便而遽盡更之。立法如設繩墨。譔以尺寸。則差以尋丈。守法如守隄防

決以一穴則潰以千里臣等謹以入告于　陛下亦望士大夫悉存此懷相與共守之伏乞聖明裁定勑下臣部永遠遵守施行

爲災旱異常備陳民間疾苦懇乞聖明亟圖拯救以收人心以荅天戒疏　諫止　璣撰

臣等伏見自去年六月不雨至于今日三輔嗷嗷民不聊生草茅既盡剝及樹皮夜竊成羣兼以晝劫道殣相望村哭無烟據巡撫汪應蛟揭稱坐而待賑者十八萬人過此以往夏麥已枯秋種未布舊穀漸沒

新穀無收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京師百萬生靈所聚前居民富實商賈輻輳邇來消之于派買攘奪于催徵行旅艱難水陸斷絶以致百物湧貴市井蕭條且庫銀不滿數千倉糧不支二歲各邊軍餉尚多未發萬一河漕有梗歲解不來京師景象當復何似建中之亂寧不寒心齊諺有之不憂年儉但憂連儉數年以來災儆薦至秦晉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繼之民食雁糞矣齊魯繼之吳越荆楚又繼之三輔又繼之老弱塡委

澌罄壯者展轉就食東西顧而不知所往夫堯之九年水非盡郡國而災也湯之七年旱非盡川澤而涸也彼溢此竭東穰西歉相尋不已而至于九年七年耳以今方之不已過哉加以頻値四夷之警連興傾國之師車鄰馬蕭行齋居送挨丁增調賤畒加租試取此時租賦之額比之二十年以前不啻倍矣瘡痍未起呻吟未息而礦稅之議已興貂璫之使已出不論地有與無有包礦包稅之苦不論民願與否有派礦派稅之苦指其屋而挾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

指其貨而嚇之曰。彼漏稅。則棄立傾矣。以無可稽查之數。用無所顧畏之人。行無天理無王法之事。大略以十分爲率。入于内帑者一。進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參隨者三。指騙於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應。歲時之餽遺。驛遞之騷擾。與夫不才官吏。指以爲市者。皆不與焉。 陛下但知利源易開。中貴易信。豈知却彼在外剝害小民至於如此。亦豈知今日告礦苦稅之民。卽是前日被災被兵之民。重累疊困。咨嗟愁怨。至于如此。臣固知 陛下之必不忍也。語曰。財與命相連。每

歲大辟以爭數錢相殺傷者不可勝計。父取子財。則怨者十三。祖取孫財。則怨者十七。若父祖取子孫之財以與强奴悍婢。則怨者十人而十矣。人君之於民豈但祖孫父子之隔。而中使與系隨。豈但强奴悍婢之害已哉。自古天下之亂階。皆始于民心之離。心離而後有怨咨。怨咨而後有憤恨。憤恨而後有流言。流言不已而鼓譟。鼓譟不已而反叛。今之民但未反耳。于前數者。已無所不有矣。　陛下亦可以省而杜其漸矣。即如湖廣一省。激變已四五次。而獨近日武昌爲

其　陛下試思無知小民何苦而變誰非性命誰無身家惟其剝削之極無可控告變亦死不變亦死耳求與見害之人比肩接踵而死死且不恨夫人情不必死始畏死耳人知必死復何所畏人不畏死法安可加故使奸民害良民大亂之道也激良民爲亂民以殺奸民亦大亂之道也從古事端初起人主皆謂必無及其禍亂已成欲救又苦無及史冊所載剝民之代寧有無後患者乎行之急則禍亦急行之稍緩則禍亦稍緩急者旣唱緩者必和之夫漢之敗也在

民窮窮則爲盜矣唐之衰也在官窮盜起而無以應之今閭閻空矣山澤空矣郡縣空矣部帑空矣國之空虛如秋禾之脉液將乾遇風則速落民之窮困如衰人之血氣已竭遇病則難支以如此事勢而值大旱爲災賑濟無策河流梗塞邊餉匱乏是豈可不爲長慮哉民既窮矣既怨矣亦有窮極怨極而不思亂者否不能保其不亂而各地方又搜括已盡亦有以應此亂者否竭天下礦稅之額大略百萬有如一方有警如寧夏播州之役不知所費止此百萬否天下

貢稅正額四百餘萬有如一方有警各處效尤征之不前運之無路此四百萬者皆能依期至否平日惟恐天下之財不盡歸內帑如遇有事不知內帑之財亦發以應天下之急否平居無事奪民數錢已失其心如遇有事與民數錢不知能即得其心否臣等切覩 皇上作用譬如神龍能作能止能操能縱自 皇上起之亦自 皇上止之布德音撤中使收人心回天變止在半紙詔書耳臣伏讀 皇上憂旱之旨勤勤懇懇不減周宣雲漢之什因思宋神宗時罷新

法而雨。漢明帝時釋繫囚而雨。總之應天以實耳。近日鎭撫司監繫官犯及生儒大半因陳奉誣奏。今奉之罪狀旣已明白。則諸臣情節有可矜原。酷旱炎蒸沉淪黑獄。聖明在上寧無惻然若見監者發刑部問理。被逮者聽撫按結奏。則肺石可以無寃。南冠可以無泣。而就諸臣之中惟馮應京爲楚人所憐。應京實有愛民之心。愛民之政。名受香火于彼而身嬰縲絏于此。遠近傷之。皇上重處此一人。無加于法。而天下皆以應京爲寃。輕處此一人。無損于法。而天下皆

以朝廷爲是惟 皇上執兩端而裁決之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爲懇舉禋祀惇重典以光聖孝以慰羣情疏

祠祀建文

看得通政司通政使沈子木所奏懇舉禋祀惇重典以光聖孝以慰羣情事一節臣等爲照建文以 高皇帝之孫懿文太子之子嗣位五載系明統順易世之後禋祀杳然蓋用當時諸臣徒見建文遜國之迹而未能推體 成祖文皇帝之本心也臣嘗考求其

未以文皇帝心爲心最得大体

故建文命將北征。輒戒曰。毋使朕負殺叔父名。此一念也。天地鬼神鑒之。 成祖亦信之。故當金川不守。宮中變起之後。爲發哀致祭。治喪葬如儀。倉卒時猶喪葬以禮矣。而忍殄滅其歲時之祀乎。練子寧以不屈受誅。他日又曰。使子寧而在。朕固當用之。有罪之臣。猶將錄用矣。而忍不祀其無罪之主乎。 成祖即位之數年。勅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晚年又劄諭禮部。盡赦諸死義家。使是時有乘間以建文祀典請者當亦首肯舉行。不至今日矣。蓋建文諸臣。謀削親王。

之權以激北師之怒而在建文則當有保全　成祖之盛心靖難諸臣欲甚建文之罪以彰南伐之功而在　成祖則未有顯斥建文之明旨彼時典禮既失奏聞以後相沿遂成忌諱不知天下　高皇帝之天下也正朔　高皇帝之正朔也本自一家原非兩敵代邸天授少帝何尤豈可使禮樂明備之世有未祀之懿親亦豈忍此五世臨御之君無一綫之血食此時尚謂缺典後世其謂之何通政使沈子木所陳深識大體臣請于懿文太子廟側別立一廟四時致祭

庶　高皇帝在天之靈可安。而　成祖盛德益光。本心益明。其益于聖孝大矣。惟　皇上斷以必行。天下瞻仰。在此一舉。

書

荅太倉王相公　相體

自王給諫建議後。親篆而得予假。未嘗有也。講僚得給驛賜金幣。已為異數。至于璽詔旨定期程。前此未有也。詞林贈別。上煩元宰。百年前有之。然不過片詞（巽將舉朝所爭書此一篇中北海于當事有世誼又持公衡雅生故言之委曲平婉）隻韻。若夫連篇盈軸。又親灑翰而贈之。前此未有也

近世贈言不過誇詡遭遇與夫悵別道故之詞若夫（可以益其行能、曾子之、此等文以其爲一篇之事不忍錄也吾欲一段以存境況耳）談涉世之難盡舉生平夷險榮苦悲歡夢覺之境以相告而憂其相靡相忌前此未有也語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夫士之相與在相知心耳言感則已淺言酬言報則又淺雖然以吾師披腹心教我我獨匿意隱情無一言片詞相別夫乃以我爲非人也頃者吾師移書諸司戒無輕言建儲事須冬初併力延諍此背水陣法也言不聽而諍諍不已而以去就決之此如駁馬下坂勢不可止愚則以老師當以此事決去

就不當以去就決此事也此事在持之堅定而不在處之決裂即如友朋相與過失相規為勸解之詞則易為決絶之詞則離隋文帝曰吾于高熲勝兒子比其去寘然忘之人臣之不可以身要君如此夫建儲大典不出于上而決策于下在人主必不安處人主不安之勢而過用其盛氣嬰人主之逆鱗而激之以不為又激成宮闈騎虎之勢而使不得不為其為社稷計不完今第宜從容委曲反覆開導延頸為太子死之意堅不可奪而其氣彌平其詞彌順以俟上之

裁決正魏公所謂此事當如出上意者幸而聽大善

不則請預敎　皇長子即兩皇子並出亦須明立等

差端今日之蒙養正異日之倫序儲雖未立固已定

矣若二者皆不得請然後以延臣之上策為老師之

退著要之言者自言且無及去就去者雖去亦無忘

君國明決忠厚人臣皆合如此而況受恩深重禮絕

羣僚者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人臣不敢意其必成

以為功亦不敢意其必不成以為名據事理守典章

款款朴忠正不須文聖經賢傳如臨古法帖一筆似

即一筆佳。全體似。即全體佳矣。是事也成。天下誰敢不服。是事也不成而評。天下誰復不服從。此紛紛之說。皆當杜口。而十餘年來所由紛紛者。亦請為老師略陳其槩。門生入官。獨見丁丑以後事。于時上成其勢。下成其名。天下議論乃始萌芽。至壬午之冬。而下之為議論者始勝。於時回邪屏斥。忠讜登用。人心國論。庶幾得其平。而排擊不已。角立而爭。至乙酉之秋。而下之為議論者始敗。於是天下厭異同之議。習和衷之論。而其末勢乃至異者外。同者內。天下異同之

論乃復益起至巳丑之冬而下之議論者復勝則又排擊不已所立而爭勝不已其勢必敗敗不久其勢復勝同爲異根異爲同始大如風輪之持世小如水車之激水相循相軋無窮已時故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未嘗得其平譬之味然非飴則苦蘗也譬之藥然非烏附則大黃也夫治病者不計虛實而輕以大寒下之輕以大熱補之藥以治病而反以爲病後來者治藥而已未及治病也故寒熱之性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血氣未嘗得其平夫人吾人也事吾事也

相與語是非耳何仇何隙而成兩敵血氣有餘即為火病病已則復為血氣天下紛紜惟在考其實修其本以服之天下私耶將公以服之天下偽耶惟真公以服之服之自佳不必論是非勝負也夫我一人耳人且千百兩月難以視衆鳥一心難以應衆機衆口難調衆怨易結善解結者當于結心結根若除諸妄自滅切觀今之議論因事而起者一二因言而起者八九就言而論因章奏而起者一二因語言而起者八九以老師忠孝大道炳如日月文章氣節神識力

皇天下推以爲赤幟而比途見疑于悠悠之口且昔之疑人在事後而今之疑人在事先此何故也或以言入或以言出以言入者必有所傅會以見其親以言出者必有所增減以見其不黨夫裁節文義更易訓詁卽古人之言誰不可疑者兩喜溢美兩怒溢惡是開甲乙之論成人我之嫌此旣傳聲彼又躡影聲影相傳何所不至處之之法莫如大疏所謂不爭不講而不爭不講者不但不形于章奏亦願致愼于口吻夫事待言明其味已淺意因言晦其疑轉深古之

慎言者身在事外則逃之玄虛身在事內則歸之功實問四方之水旱考六曹之職掌稽吏治之廢興詢備邊之虛實一切是非毀譽絕口不道傳構何由而起議論何自而生不但市虎可銷抑且海鷗可狎夫天下未嘗無事也事之初起往往甚小因議而漸大因爭而益大事已觀之又甚小故善處事者大事當使之小濃事當使之淡漸小漸淡即漸無事矣此議不立則彼機不生後隙不開即前嫌漸弭譬之作文已盡必有問答以為波瀾若無波瀾勢將自止夫相

猶的也。射名者趨焉。射利者趨焉。猶舟也。順風者乘焉。逆風者乘焉。言法便者。言法不便者。皆有所挹取于我者也。何也。言便者以附我爲利。言不便者以抗我爲名。欲名者得名。欲利者得利。而我獨受其弊。

故謀國利用衆。持身利用獨。用衆所以爲勝。而用獨所以爲不敗。

此法乃間後求勝人作用

郤克破齊。王翦伐楚。用衆也。趙雲文鴦。出入萬衆。單錡匹馬。所向無前。用獨也。若使二人將數騎入堅陣。左顧右盼。則難以濟矣。衆之紛披。其勢必寡。與其用寡。不如用獨。用獨之久。勢必得衆。我在

是非得失之外介然孤立則在是非得失內者皆來取衷而我持其衡我持其衡則人輕而我重我重而物自附矣內閣之有事權與得衆也以漸其失之也必以驟失而復得也又必以漸夫吳君之吳也若迫得之則事又未可知也大抵今日之事上下兩難然下紛易定上隔難通至公血誠天下斷無不服之理惟夫中外相隔上下不交則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古人謂安有知政事而數月不見天子者況乃彌歲經年不承音旨下既無由接見上又未盡聽覽六部能

題覆而不能使一。內閣能票擬而不能使下。卽不知大權將安歸乎自古基禍往往在英明之主。而禍不見于英明之世。彼能以法繩下。其下凜凜懼以身試斧鉞。而以其家爲撲滿。故猶惕而未卽逞至于後世無前之英明有前之隔絕而爲禍始大。此如人之有痞疾也。膚之內。膜之外。鍼石藥餌之所不及。以肥甘奉之則邪日盛。以藥石攻之。則氣日虛。奉之而不可繼則必攻攻之而不能克則又必奉之。此侍老師。仰屋而歎。煬竈。意念深矣。此類勢成如虎。未成如兎。搏

公之此言乃驗于事後

兎者但患其窟穴深耳。獵師手一矢臂一鶻可伺隙而取也。戊子之役則幾如搏虎。建旂鼓。聚卒徒。雖有千羣萬騎僅以當一矢一鶻之用。反以震驚山靈蹈籍士馬。雖能取之。所損實多。不言則滿朝無一言者。一言即滿朝無不言者。言官之疏。既以同聲。救言官之疏。特出異例。上安得無疑。而輕外廷乎。凡攻君側之惡者。必上憑主斷下仗公論而中乘其相疑之勢。董澤之蒲。不可勝計也。而不可以苟射也。不必得則不爲。一爲則不可不力。惟慎與果。乃可以濟。惟老師

番圖之

答邢崑田 備虜

臺下起自田間，受兵戎之寄，三鎮事皆筦于制府，制府所爲參籌策佐戎昭者，惟陽和憲使，名雖憲使，實不減一中丞，行且拜真中丞矣，不佞不敢以世講至戚私有彈冠之慶，慶國家得鎖鑰之臣耳，今甘肅洮隴之間，蕭然若虜矣，邊臣上疏請戰，以示武于衆，廷臣紛然建議，欲興問罪之師，以不練之將，御不教之卒，持枵腹，操鈍械，用百戰百不勝之術，以與虜爭一

旦之命、此皆足不涉邊地、而欲空喝高步以自矜厲者也、當議貢市時。以為得三五年無事、我可以有備今已二十年矣、所為備者安在、假令河西諸鎮。有備可恃、有威可振、虜宜不敢桀驁至此。即桀驁亦或有以制之。而今直為此凜凜也、河西恐終未能絕虜、即河西絕、宜大貢市。未宜與虜隙也。匹夫之鬬。旁解者亦且剛且柔以為權、豈有以一枝之變、遽聲各部落之罪。以一鎮之急、遽罷各邊鎮之貢者哉。大抵今日之事、不可有必戰之事、不可無必戰之心、要在緩縻

之而急修備，令異日足爲捍蔽耳，宜大幸無事，然惟無事，乃可爲備，若有事則用之，非備之矣，今之任事旣非始議之人，後之當難，又非今任事之人，日復一日，天下事誰當任者，門下官河西久，今又執憲塞上，諸虜情形，九邊緩急，知有必然之勢，其雖書生，願一聞之以壯心魄耳

答邢崑田　勦勦

伏承翰御，具悉行師次第，眞如聚米而談，虜在目中矣，大略今日之事，兩言而決耳，前殺土人，宜用土官

法後殺漢人當用漢法前日招之來則來責以勦則勦有何逆謀遽至議撫及至抗拒王師殺人數百乃欲臨撫一勦苟且了事彼弱則誅彼強則宥罪小則誅罪大則宥不但土夷爭犬益增驕悍亦恐草澤英雄以此窺人此則紀綱為重勞費皆勿論矣勦撫原是兩事然非撫不足決勦之機非勦不足完撫之局彼坐恃險阻未必死出勦即恐誘執而死守則生勦則死何苦而就死若見我有必撫之形彼有必敗之勢形勢已見支黨相疑出勦即禍輕待撫即禍重即

以大信理可受降所謂以剿決撫之機者也崎嶇難
以驟攻久持亦苦難繼近將叛夷者以戰始以款終
討賊者以剿始以撫終多由事勢不得不爾彼既知
非剿不足以退師我亦謂非剿不足以存體如文成
之處蘇受受其生降薄示處分受降以順土官之情
濂處以明中國之法所謂以剿完撫之仿者也惟號
令肅則其氣奪處置當則其心服震以雷霆之威諭
以丹青之信土司自當效用黨與自當離心殺馮惜
者即黃防誅劉穎者即郭誼酋不出剿內變作矣決

機忌遲用間忌早自古遊說離間二法皆借外之兵勢為之兵力大集成敗已形我外勢強彼內勢急然後說之可下間之可離自守之慮道里險遠正須以久制之兵意在久乃可以速若求速則有利鈍成敗不萬全矣伐謀為上浪戰為下此當先說明直以身任破賊則朝廷之上議論自省往時經略諸公所以多議者正恐金城方略未明悉耳設兩贊畫未為失策可以合而共謀可以分而集事可以督察地方官為耳目地方官不相宜者可即以其人奏代之安見

其非計，而言者指爲敝規乎，大疏入京，士夫見諭賊之憿，皆以爲必可成功，不佞第執體以書勘定之烈耳。

荅王懷棘中丞 款虜

今邊事眷眷動矣，士大夫抵掌談者，未有不言罷款者也，而愚以爲罷關中四鎮易，罷宣大兩鎮難，罷雲中易，罷上谷難，彼名王直上谷塞者，原未有隙，何名而罷之，然陝右之款罷，即宣大亦終不可久，彼將款于東而掠于西，我以金繒東撫虜，而以甲兵西修戰

是虜再得而我再費也且以理言則前歲當罷今歲不宜罷以勢言則異日當罷今日不宜罷以彼前歲之橫也我閉關而絕之其義正其氣奮今既用經略以好語約之東歸彼業已奉約我却罷款而循師如兩人相爭力不敵則求其少息彼既已坐我却攘臂而起則曲直安在乎賄虜之禍緩而深激虜之禍大而速若不賄不激緩靡之而急修備卒乘輯睦將吏

議者皆言欵虜為害其後必衡有變然開殺之後亦未聞為中國患也

競勸以任隙之自起而俟機之可乘則尚以待異日而目前未可輕動也今天下所患者武夫言欵文士

言戰當事言款旁觀言戰近虜則言款遠虜則言戰大略令其言成一議論齒牙間得利而已虜來則無以戰去則又忘戰急則且以款縻之緩則以款自縻丈視師塞上經行數鎮人情邊事略可概已其赤心爲國家計久遠者幾何哉　天子惆然西顧特簡丈而畀之節鉞我同年中開府自丈始夫才可有爲志欲必爲而無粉飾喧章態者吾所見惟丈耳胥注宜安饒規畫宜長久我爲之而我必收其效即我不收其效而以遺後之人卒亦與我何異也督撫或三歲

而遷近者二歲耳以二三歲而肯爲國家千百年計非丈吾無所望之矣勉樹勛猷以光同志諸離索寒暄之語固不足爲丈道也

與王對滄少司馬　計處叛賊

昨見制府疏請招安叛賊不勝驚異叛賊之惡極矣邉將徵兵聲罪致討未有寸效已議招安損威廢法而瀆紀綱未有如此之甚者也九邉之亂從此日起無復懼矣且往年大同所以用招安者蓋未有首惡主名未有脅從官軍不敢公誅反逆故尚可撫諭而

定耳。今賊勢既有顯不可赦之罪，又有的不可掩之跡。即使招安，豈有容身之理，且我鋒已頓，賊勢未滅。何急何畏而請招安，且賊果急果畏，則束身歸處，盡劫城中貲以媚虜耳，豈肯安然于廷尉望山頭耶。不敗而稱急，無約而請降，賊之狡計，殆欲驕我而乘我不意，或緩我以待秋期耳。朝廷原無招安之意，事勢必無招安之理，而制府輕上此奏，其中必自有說，觀所謂久聚不散難于明言者則其意可知矣。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安居無事時有謀誰，危苦在前，能

無反側守壘有不討之餉攻城無可圖之功此必其已有怨咨之言漸露驕橫之跡故制府欲乘機退師借招安爲名耳今日之計增餉急于益兵野戰愈于攻城撫將變之軍急于破已叛之賊若招安之請斷難從也惟門下留意深詳之

荅呂新吾方伯　行省

不奉翰劄三年于兹知門下不欲輕以刺通長安客耳使者來乃知門下不以長安客例視不佞也甚厚甚厚門下榮晉行省儼然尊重矣而舉趾未厭士大

夫皆望門下即拜中丞。而不侫切以爲行省故不減中丞重也。古人外臺行省。皆與內比肩。地方事並取裁決。即國初亦然。自直指出。而外臺之重損。中丞出而行省之職侵。且如陝西一省兩司之上有巡撫有總督。又有經略大臣。不知古人行省原不減中丞。昔之總督。即今之經略。今以地方官不足信。而假中朝之銜以爲重。久之亦爲地方官矣。則又出中朝之尊貴者以臨之。禮節滋煩。文移滋費。而彼此牽制。不得行其意。功成則衆任之。事敗而罪亦不獨加也。彼此

相仗相委，視蔭玩日。其原皆出于此。如古人凡事皆屬二千石。而刺史糾彈不法，事猶治也。今于二千石刺史增官數等而事反不治，此其病不在設官矣。且論政體，原出自行省外臺而直指糾察之。以其身在事外也。今事事皆關白直指，則直指反身在事內。非糾察之旨，而行省外臺亦稍失其職矣。事相沿已久，今雖議亦無所施，聊相與論古今任官之體耳。

寄山陰王相公　防海

警驛日傳，海氛甚惡，鯨鯢扇浪，燕雀偷安，徒有憂天

未能遊地。今之議者。徒恃登萊之水兵。夫以二千七百里之海岸。而以七千兵守之。三人一里。可恃為長城否。敝郡東控大海。西阻羣山。三面皆險。而獨正北一面。與中原爭衡。天下有三大勢。自西來則先得殽函者重。自北來則先得山後州郡者重。自東來則先扼敝郡諸山者重。彼如有間諜。有知略。則此地為異日所必爭。而我今日所必備者也。敝郡與登萊。猶臨鞏之視甘肅。夫虜豈必經甘肅。始犯臨鞏哉。從日照樂安渡海登岸。兩日至城下矣。而晏然亡戰守之備。

（備海道者所宜知之）

居是邦者、安能無凛凛也、

荅葉龍潭制府　　東省防倭

禦倭之議、積日而無一成、臺下數言、洞其情形、如指諸掌、夫邊事壞之二十餘年、而欲收之一旦、業已有成功矣、倭發之一旦、而臺下熟計之二十餘年、用臺下囊底餘策、足以收廓清之效、而臺下無能多其身以分東顧憂、蓋不佞之策在采芑之末章矣、薄伐玁狁、蠻荊來威、是功成于西、而威伸于東也、杞人過計切謂海氛之起也、不憂其張、而憂其伏、不憂其急、而

此札言東省防倭事已具大畧其詳在與孫總督啟議中

憂其緩不憂其近而憂其遠何者近有備遠無備也令天下所恃南則水兵北則邊兵若淮揚齊魯見既無水兵又無邊兵卒而出不意得海上一二城爲根本（今之北方倭青州也）彼據之如彼之據平壤而我攻之如我之攻寧夏南北之兵既不能盡撤以來既撤以來彼爲主而我爲客彼遊食自如我處處城守南北隔絕則天下大擾矣今有人于此上有手下有足未事而上下惟擾營救或從旁而擊其腰膂之間則立中要害矣出師遠討自是必然之策非救高麗爭高麗也我出師則

高麗為我用不出師則折而入于倭必為倭用第師之出也蓋有三策攻城則必敗野戰則勝負未可知計莫如連營稍前固壘而守與之相持以不戰屈之蓋我之出師當如漢人保西域以制匈奴而我之決策當如楚漢相距于滎陽成皋以待其斃我第與倭無勝無負高麗必為我不為彼未破者必自堅而已破者必生變然後我可以全力制之彼以孤軍久駐處處為敵勢將自走據目前事勢如此若夫臨事多變頃刻異形則未敢臆度懸料耳

荅邢崑田 開礦

承諭知諸夷帖帖奉約束蓋由處置得宜能服其心伐其謀耳三雲重地方將厲兵坐甲以待驕虜而三月無犒三軍枵腹兼之宗祿不給儲待空虛門下慮在蕭墻誠是也 國家給邊無慮數十萬一旦空缺至此而說者爭言開礦以濟困乏即如五臺歲議礦稅一千二百金此何濟于緩急而舉數百里關山使奸人聚黨發掘其間遠近聞之釋南畝而營利窟非完計也利大則必爭黨聚則易亂異日者大奸據之

貪吏激之。朝廷聞而厚求之。中貴人慕而求使焉。恐今之利源。乃為禍始耳。自古未聞開礦富國者。若使可行。何待今日。河南嵩縣。開而復止。豈無故也。此由南人睹利不睹害。而北人輕聽之。聽其利而不能不慮害。則以委之邊臣。異日有害。則邊臣任之耳。夫足用者。開利孔。不如塞弊竇。願門下熟計之

荅王兵憲 東省備禦

海氛傳警。震于其鄉。老公祖拮据勛勦。遠紆籌策。蒐卒補乘。精采一新。此天以東人溷臺下。以臺下福我

東人而不棄其遺黎也辱承翰劄衿念府艱豈伊書生能佐末議關白起自覊旅盡竊其國兵柄役屬六十六洲脅長越千里破朝鮮兵不啻行此其智略才力有過人者顧其事在海外且本一島夷水寇我以全盛之力何遽爲此凜凜如天津調兵募兵民遂不堪其擾而議者遂矯張皇爲鎭靜曰毋動爲大耳彼既已破朝鮮我遂與虎狼爲鄰與虎狼爲鄰必待其搏人噬人而始備之豈有是理夫無而求之實難過

○此○事○勢○切○今○事○ ○○○○○○○

求何害今天下漸多事內憂外患未必可量物不素

其何以應卒悪以倭來亦備不來亦備有倭亦備無倭亦備修理固圍飭戎除器自是守臣常職不因倭爲輕重也備不緣倭設而可以待倭有事可以爲用而未事不覺其擾乃爲勝耳召客兵卽不如練土兵募新兵不如聚舊伍舊伍未必可用則宜畧倣古牙兵別募精銳爲軍鋒如各邊家丁然者不必問所從來今天津泰倉募兵而仍屬之各州縣吏胥反借以爲市求者未必欲欲者未必來是名僉派何言召募也齊人任俠使氣一旦有急振臂一呼不患無兵第

[illegible]名召募而實僉派也

江南民

苦無餉耳。有事之日。民棄田廬入城市。討撫所得食稍畀之餉。則皆可使爲兵。故上討撫如積餉而積餉之策。嘗請于兩臺量留登萊二郡錢糧半徵本色以貯倉廒備緩急。夫民得半輸本色入官必大喜。此官與民兩便之術也。民以穀易錢。以錢易銀由縣輸郡。由郡輸京師。中間所費不啻倍之。一有事。又從京師發銀接濟則何不疏請留本地爲各項備兵之用。如異日無事。除公用外。貯倉廒者仍可變價以補今歲之入。無事則于京運無損有事則于地方有益亦一

策也。其次則令歲稍豐當以官銀易民間餘粟。士夫及百姓富實者。亦可諭以此意。使自買而自貯之。無事則利在積貯有事則便于清野無使委弃餘糧為寇資也敝郡兵額原少兼發膠東防守則存者益無幾人計莫若練民兵齊民喜技擊好結聚各鄉之中。有能聚數十人以衛其鄉者。以名聞于官量給米穀為犒賞。其首事者視其才略可用訓練稍精亦可量畀冠帶以勸之事急則徵發以守城應敵鹽徒礦盜皆可攏馭而計使也。大略民兵止堪乘城城守不下。

寇將無所得食而自挫。若決戰則俟各處應援兵力大集。乃可議耳。修城一事、亦似不可緩。度此時府庫恐未能辦也、當預屬各州縣預計其城當大修量修者費幾何。士夫及百姓願助貲者幾何。州縣官可用法設處者幾何。不足者量以官帑助之、人以九則爲差。上七則量出磚石。工力則合縣均派。而時以官廩犒之。地僻山險、寇所不能至、如蒙陰等處、則勿以煩民也、項海上傳聞白巳死、僧玄素領其事、未知確否、即使聞白定死。何遽知玄素不如聞白。然切討之。倭

由遼左入。成擒耳。由天津入。暫擾而即定。何者王畿近地。邊兵四集。平原曠野。以騎促步。萬矢俱發。易殲

地勢兵力俱當審量

滅也。若由登萊登岸而西。既無重兵。又鮮堅壁。彼散而掠各州縣。遊食自若。而我處處城守。坐而自困。士兵既難決勝。邊軍又未能盡撤以來。百姓不免于賊。則必從賊。不然則別去而爲盜賊。天下紛紛。從此始矣。大約自古夷狄不能爲中國患。惟以中國之人爲夷狄謀。始以夷狄之力爲中國禍。則其憂滋大。哱拜降虜也。據中國大鎮。出而勾虜。以虜勾虜。其合必固

關白中國亡命也令海島諸國入而與我爲難以中國習中國其入必深總之此兩患者其策皆以固守爲主西賊不能出城則無能爲海賊不能破城則無能爲而愚所憂者非此兩人足以禍天下而天下之禍所從以起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一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輯選
　　　宋徵璧尚木　彭　賓燕又
　　　　　　　　　周立勳勒卣　參閱

馮北海文集

議　　　　　　　　　　　　　　　馮琦

東省防倭議　東省防倭

防倭猶防黄河也、夫虜患如海、雖復汹湧澒洞、與天無際、然潮汐有所屆而止、河則奔突横溢遷徙無常、

可使平陸爲河。可使河爲平陸。當其衝決。不知所向。亦不知所止。今倭患有能知其所向與所止者乎。倭所向非遼左。則天津。非天津。則登萊。愚以爲犯遼左則難入也。犯天津漸擾而易定。犯登萊則易入且難定。中國之禍未有已也。遼左皆軍衛。又歲當虜。城有可守。野無可掠。今四方有事。皆調遼左兵。彼所入即我精兵處。無論能戰。守必有餘。我能自堅。彼將自困。故曰犯遼左難入。天津畿輔重地。爲國咽喉。一有緩急。遠邇大震。然進可攻可掠。而退無巢穴以自守。各

邊之兵。遠者十日。近者五月。一呼立集。平原廣野。以騎勝步。萬矢齊發。我用其長。使無所據。一戰而勝。立可芟夷。故曰犯天津晢擾而易定。倭水戰不及南兵者。舟不如也。陸戰不及邊兵者。騎不如也。若出于無水兵。無邊兵之處。彼擣其一虛。而我違其兩長。腹裏州縣城既不堅。人無固志。郡城自守不足。安能救人。各城披靡。則郡城亦難孤立。北震邪畿。西梗運道。遊兵雜沓。道路不通。須我南北兵集。彼已自立巢穴。我反勞。彼反逸。我反爲客。彼反爲主。我反制于人。彼反

制人。故曰犯登萊則易入且難定也。請略陳三郡之形勢。齊之所以稱四塞者何也。東面海。西南面山也。惟正北一面。綰轂其口。北自牛山。南至穆陵。萬山綿亘二百里不絕。山勢西起太山。南接蒙山。鈎連至郡城北始盡。故青州者。海山之間一大都會也。登萊負海險在郡東。青州負山險在郡西。山東海面二千七百里。處處可登。出于登則萊不能救。出于萊則登不能救。南而諸城日照。北而樂安壽光則直出于青之境內而反抄登萊之後。蓋登萊可捍外。不可衛內。若

外控登萊。內護省直。扼山海而居其會。則惟青州為重。凡用兵必先積餉。積餉必先求頓餉之處。夫有重餉無堅城。非吾餉也。有堅城無重兵。非吾城也。有重兵無厚餉。非吾兵也。兼此三者。則可以為重鎮矣。青州因山勢為城。可據以守。其人輕悍好鬬可訓以戰若結以恩惠。授以紀律。則皆可使為兵。內濟省難。外阻羣山。强者乘城。弱者入山以避難。不至盡委以資敵。壁可堅。野可清。亦惟青州為然。故莫若建青州為重鎮。厚增陴。廣積餉。多屯兵以據登萊之項背。互相

聲援。互相灌輸。而內于中原添一重保障。切以為于計便。又倭入朝鮮。且戰且前。守如處女。忽如脫兎。此非進掠之兵而據地之兵。非浪戰之兵而有前後着之兵也。有如彼知我空中國兵赴遼左。而潛以水軍乘風渡海。處處無備。登萊兩郡城不可知。其他州縣望風瓦解。必將望名城以為歸。青素無蓄積。一年耕不足一年之用。若使閉城坐食。加以四方避亂之衆不出一月立困矣。青州之民。勇私鬬。怯公戰。平居皆鮮衣怒馬。陸博蹋踘。遊食惡少。比肩接踵。無事尚且

思亂。一旦有事。乘機肆掠。乘機執讐。緩之則不滅于
倭。急之則潛應倭。今倭在大海外。而不逞之徒。談之
已津津有喜色。故青之城必可守。而必難守者。人心
然也。倭至登萊。我失大海之險一矣。至青州。我失羣
山之險二矣。過此以往。更無險阻。我無地不可憂。而
彼反可戰可守。可進可退。外倚海為門戶。西包河山
以自固。而以北向一面。與中國爭衡。我即以信臣精
卒。帶甲十萬。臨之。未易歲月定也。竊臆計之。倭越大
海。載粮糒器具以來。跳足登岸。負米而馳。多不過齎

一月食而因糧于我海邊空闊人烟稀少加以逃避鳥驚獸散彼卽搶掠能得幾何我誠以重兵居要地阻羣山以扼之清野固壘以老之宜有可勝之理矣故青州守則我東面以扼倭青州不守則倭北面以扼我然則青州者天下大勝大敗之機也就我畿輔論則天津急於登萊就彼盤踞論則登萊便于天津就彼進犯論則登萊急于青州就我控扼論則青州亟于登萊山東六郡青州城堅固第一民勇力第一地險要第一而民窮財盡人人思亂喜亂亦第一然

則建青州為重鎮。一定不易之策也。建鎮必先議兵議餉議將。以恩收民心。而以法持之。謹列其事于左、以俟籌國者采焉。其最要當先定夫南北兵將。水陸所宜。水戰宜用南兵。陸戰宜用邊兵。然客兵不可多待不可久恃。終當訓練土兵。第以彼為師。習其技能（公雅言青州民可用矣）耳。今海上水兵二三千人。而邊兵無一人。邊將無一人。豈以海上數舟。便可恃為長城耶。今日皆謂南兵習倭。夫南人不見倭已三十年。當時壯夫。今皆已老。此時所募精壯。乃是當時未生之人。其習倭事。恐與

北人無大相遠，而風氣終不如西北邊之勁。海濱用之可耳。至于城守陸戰，而亦用南將南兵，恐非完策。郡城宜設叅將一員，諸城樂安宜設守備二員，皆擇邊將威望素著者，坐名上請，隨帶家丁，叅將二百人、守備一百人，各給雙糧，稍從優厚，一遇有事，外可仗其勇敢以當軍鋒，內可藉為牙兵以鎮內亂，無事即以其技藝教練土兵。海上水兵增至一萬，以南兵教之，陸兵每郡增至五千，以邊兵教之。至于本省班軍赴京邊做工，先該中丞鄭公奏留海上防守，部覆以

海氛未急未見允行今當盡撥兩川譬如人家有盜合使臧獲在門庭防禦而反令從容洒掃緩急失宜且方借兵于各處而本處之兵乃令遠赴供役恐非計也其次當定海上戰守功罪格及鄉民自保之計北見部議賞格備矣然詳于戰而未及守今宜先定至海上守城之令倭至城下守城者守三日當小捷六日當中捷十日當大捷文武官破格超擢賞延于世士民量其時日以爲蠲免分數海防撫臣先閱定某城堅瑕可守幾時如在限外失陷者稍薄其罪限

內者以軍法從事。各處修城。宜圖實效。不得粉飾目前。守城與修城員役同論功罪。行賞罰。守城居十之七。修城居十之三。鄉居之民。每鄉立約長。擇一鄉有才謀者充之。先將近地避兵之處。相度停妥。一聞海上烽舉。聲勢逼近。約長率百姓近城者入城。近山者入山。裹糧自隨。不能攜帶者。緩即先行窖藏。急則即時焚毀。寧棄溝壑。必無以糧資敵。寧竄山谷。必無以民資敵也。我之于倭。兵力十不當一。器械十不當一。奮勇直前。死不反踵。百不當一。惟有以城相拒。以糧

相救。或可冀耳。其次當奏留東三府錢糧。一半運赴
朝鮮接濟。一半留海上修戰守之具。如山陜二省錢
糧。皆留備邊。近日畿內諸郡。亦皆留之。量加鴻臚武
職虛銜。罷閒士夫。得復職閒住致仕。及量增服色品
級。徒流以下皆以本色贖罪。以此類推廣。必有應者。
富足之家。有預納錢糧者。一年至二年。量減一分。三
年減二分。多者照年數多寡。酌量遞減。亦濟急用之
一策。其次當令沿海地方。民間得以本色上納錢糧。
民以糧易錢。以錢易銀。由縣輸郡。郡輸省。省輸京師

輸輸之費已三矣、一旦有事、又從藩司發銀到府到縣糴買、無論徒勞牛馬、徒費民力、收之納糧之時、價省而得糧多。收之糴糧之時、價費而得糧少。又往返費時日。則何若即收本色而貯之倉。夫納本色、民所甚便也。若充軍餉、亦以本色折色相兼支給。軍亦稱便。此則民不必買粟納糧、官不必發銀糴穀、上下往返所省必多。又本省之糧。已發海運。今秋穀豈所收又薄。明春之民必多枵腹。今宜設法召商買近地之糧以自補。非但備倭、兼以備飢。預圖則省。臨用則難

豈登萊之患獨緩于天津而備倭之費反輕于備虜耶。如備零星之寇。但可累積纖微。補苴罅漏。如備大舉。非多兵多餉不可。譬如富家興作。有財則可使路人化爲僮奴。悍僕化爲恭順。若其無財。一步亦難。今日之事。不來則零竊亦無。一來則兵端不小。排山倒海。其勢難支。捧漏沃焦。爲時已晚。所當亟爲題請者也。不足則請發戶工二部見行事例。空劄數百送海防衙門。看何處緊急。派發該衙門。令民間得以本色折色相兼上納。如其處須本色急。則獨收本色。用折

色急則獨收折色鬻爵贖罪本非美政而古人遇急皆用之甚至榷酒酤算車舟而不肯一槩加于地畝則以數者之害比之加賦猶淺耳至于修城等項費用浩大官帑不能徧給宜倣救荒事例有士夫百姓尚義捐貲以佐軍興及修城之用者如所捐數多地方官以名聞官照何洛文穆文熙事例題請旌表夫民急則費不惜若待已見兵荒之形始求兵荒之食則晚矣根本之計莫急于收人心東人之困極矣而上官之軫念亦已至矣顧海上之備既不可已內帑

之請又未必得不于地畝議增更于何處取辦本地錢糧合修本地武備況以三府兵餉均派六府當事者調停苦心勤恤實政士大夫知之而蚩蚩之民難與慮始彼亦非怨今日之增而但疑于前日之未減耳即如壬辰癸巳之間議調水兵增有兵餉後海上撤兵二年此項錢糧上之減不減不可知而百姓未有不納者也但取十年以前錢糧文冊與今比對數目多寡則有事議增無事不減明矣夫一畝之内加三四厘于百姓原非重累但今海上之役方興未已

即如修城一事，動須萬金，官帑已空，則必出自地畝矣。礦務頻興，迎送夫馬，蓋造棚場，各項供辦，則又必出自地畝矣。大工伊始，普天供役，豈我東省獨爲匪民。錢糧加派，又必出自地畝矣。海上運糧，即給有官價，道路既遠，賠累必多，驢馱車運，皆取于民，則又出自地畝矣。自今以後，官日增設，事益更端，如此類者數百而未有極，百姓因見前日之增者，已是不減，今日之增者，勢又復然，兼以民無他業，歲非大收，近城未見荒涼，遠社已多離散，逃者既衆，錢糧無所出辦

則因累及本社稍能自給之民名為退催實則代納不出一歲富者亦逃彼既流離能無嗟怨倭奴倘以小惠誘此離心衆心之城既離數仞之墻何守今既請留正額錢糧以給征繕則地畝可以不加若百姓知後日之不增及增者事後之可減則民心可以少安上下一體同患難共甘苦即萬不已寧至開例寧至贖罪寧至勸借必不輕累貧民即有逃亡明與關豁必不連累富民使民無事歡然知恩則有事可以行法此則似迂而切似緩而急者也

序俸議　銓法

序俸之議始于崔亮停年格裴光庭循資格當時議者如劉景安蕭嵩不謂是也其蔽在不問賢愚專以日月為斷則不可以月日為斷兼論賢愚則未嘗不可（既立此格還可便之可以謝人言）夫廳而決之便于用才亦便于用私舉而歸之于格不便于用私未嘗不便于用才（可以明心迹故也）葢用必論才陞必論俸用才以責其將來而陞官以酬其既往用才不循格可也陞官不循格則天下馳騁而起矣地需其才而俸淺寧調而不陞才宜其地而俸深寧陞而不

調自中丞以上，出自廷推者無論已，外之尤重，莫如兵備。其次莫如郡守。兵備之缺，遇地方繁劇，事勢倥傯，有非常才可辦者，於參政五人中擇之，副使五人參議五人僉事五人郎中數人知府數人，是于三四十人中擇一兵備也。不然則天下兩司皆可調也，若常地則人皆可為矣。如郡守之缺，遇地方繁劇，事勢倥傯，有非常才可辦者，于部郎數人中擇之。南部四五人運同二三人同知四五人，是于二十人中擇一郡守也。不然則天下郡守皆可調也，若常地則人皆

可爲矣。賢均度其才之所長。才均辨其器之所適。閱歷熟者無奪其所習。方土殊者無易其所安。人不踰格。俸不易序。稍傚停年循資以日月爲斷。而不似其賢愚同滯。其要在使天下士大夫各安其官而已。夫天下所以不治者。在人不安其官。始進而求知。知而求薦。稍難而求調。稍久而求陞。一不得而不勝其尚玄守拙之感。人得之則彌見巳之遲。巳不得則彌見人之迷。此其心巳非矣。尚何以責其政。夫遲速何常之有。今有官十此五載而後遷。此五載者爲久乎爲

速乎有如十人未遷而一人先超于五載之內則一人者爲速矣有如十人巳遷而一人獨滯于五載之外則一人者爲遲矣身處用人之地可以齊久速之論而不爲而使天下見以爲速以長競進之心見以爲遲以起不平之感則其爲計左也故莫若明示以不易之格而使羣工安于不渝之度俸至而陞不必求也俸不至而不陞雖求無益也若柤梨橘柚無功其長無隳其成至于日至之期而人食其實乃以此成天下之才非以此滯天下之才也葢銓部之難久

矣。舉天下之冠裳履耳目焉。天下大衆也。其致疑于用人之地大疑也。合大衆者不可以戶說。破大疑者不可以辨求。舉之以才而人曰以意。舉之以意而人曰以私。不可以口舌爭也。莫若曉然示之。使吏信籍。官信法。視諸目。聽諸耳。謀諸心。無可疑矣。天下之疑釋而信成。信成而後可以格于　上。夫銓部有所推擇而不報者。不信銓臣也。廷推而不報者。不信廷臣也。非但不信推者。亦不信見推者。嗚呼　上舉不信羣臣乎。其端始于不能自爲信。而士大夫不相信。以

疑端開　王上耳。（是時擬派各官多不瞭內[illegible]）假令有可以解天下之疑成　王上之信者雖法不便吾猶將為之而況其未始不便也。（此議者亦以濟時也非過論也）

朝鮮撤兵留兵議

戊守朝鮮

朝鮮已亡、　皇上命將出師、舉全國而畀之、恩德無與儷、以倭來而出師。以倭去而振旅、于名甚正、于費甚省、伏奉　聖旨、若不留兵、就防厚患、令臣等從長計議、臣切揆度情形、計量勞費、夫關白既死、其名酋大帥。爭權爭長、無暇遠略。即使其國輯睦亦必不能

六十六島成師以出如前日也直以倭人釜山盤踞已久如見我兵既撤或將生心此則不必合諸島之兵用舉國之力偏師一出亦非朝鮮所支蓋今日之倭可保無併吞朝鮮之謀而不能保無竊據釜山之謀若其兇甯既立蚕食漸深朝鮮復來告急與日更煩措置朝廷業已經營數年豈惜一二年之餘力與其過而撤之無寧過而防之則議暫留兵者未必非計也第須外計兵力內計物力使供餉無過耗費中國屯兵無過騷擾屬國乃爲得策耳漢立西域都護

皆取諸國供食不煩轉餉唐平百濟新羅卽令朝鮮之地亦因糧于彼未嘗以餽運繼之今日空中國之士馬竭中國之帑藏卽念彼凋殘令彼出本色我出折色已為向來所無之事乃本色所費少而我所耗損獨多此何理也各邊正額軍餉尚缺一百三十餘萬海外久戍費何從出中國防夷如富家防盜聲耗旣急內外須防門戶藩籬皆有守護若其漸緩自可量裁獨留一重亦足自衛今倭患漸息此正緩而可量裁之時若撤兵則所備在內守門戶者也當散外

之戍兵而量留其精銳以益海上之防若留兵則所備在外守藩籬者也當汰內之冗兵而量移其糧餉以充海外之用若外欲留兵幾何即于登萊天津淮揚蘇松量汰老弱以其食作留兵折色令所留之兵與所汰之餉數足相方若東師既撤之後即以其人照今日所裁兵數補還原伍盡撤即守在海之內不撤即守在海之外總之此兵此餉耳俟倭氣盡息之後然後總以兵餉盡歸民間此亦設防省費權宜之一策也又朝鮮兵荒之後人少地多若與該國議定

將游外之舟師。給與可耕之地。令其屯種以給軍糧。成熟之後。供億自減。要當以我之折色。與彼之本色。相兼減退。不得借口有地給軍。獨充彼國本色。各該將道必以實心實事行之。更當申嚴軍令。不得侵彼地界。奪彼財物。私彼婦女。强役使其民爲耕種。而我軍收其利。盍數年以來。在我惟恨彼出糧之少。然侵奪蹂踐在彼則不啻費矣。存亡繼絶之義。其君臣或有相感。在彼民則不啻怨矣。若能立定約束。如孔明之屯渭水。軍無私焉。一切無名騷擾。盡皆嚴禁。則雖

（此皆將吏不度以致以德以爲怨）

稍益其供頓之偷亦彼之所樂為也蓋欲撤兵則一撤即完局矣不撤則須計萬全為彼之利無以為我害終前之局無以挑後釁乃可庶幾耳若餉不能供兵不能戰使我與屬國以德始以怨終則固不若速撤之為愈也

銓部議覈實政　覈實政

一先年嘗議覈實政畢竟所報多是虛文久之則覈實之言亦成虛文矣近日吏習甚巧虛偽最工人事多而官事少官事多而民事少上官但考政于廚傳

北此吏治之弊

課績於簿書且未問所察之官但閱其所著之考推官知縣以上考語皆是大聖大賢川岳風雲冰玉麟鳳字面何關實事甚而流離滿眼怨聲在途猶以績語累爲上考署者當者寧無兩媿又如撫按論劾多列奸贓及至行勘十無一二蓋所開雖未必盡實而實事亦未必盡開量坐些須以博長厚此縱彼玩何益激揚欲望警一懲百使吏治改觀其將能乎今但以地方所宜時事所急程其功效即如災傷者當考其賑濟逃移者當責其招撫民苦催科當察其調停

民若奸貪。當問其擿發除以前開報之外。自知縣巳上、各開其人、實才實政、務在備其爲人、盡洗歷年騈麗浮泛之語、長短得失。不得相掩。本部院必不因一字一句。遽議處分。但欲彼此各以實心公心、相成共濟。若謂事事完璧。人人兼才。則世所必無之理。不再計而知其虛僞矣。如有仍前浮泛不公、以致賢否混淆者、另議去留、

銓部議禁浮費　　禁浮費

一先年嘗禁浮費、竟未見題參一人、蓋爲費出因公。

與置諸私囊者有別。然不論公私。皆百姓之膏血也。且如一州一邑。設有條編規則。量財制用。原自有餘。每見州縣但有一事之來。即有額外之派。如朝覲到任之儀節。官令之應付。既有支銷官銀。何爲又更派于里甲。既有定數官馬。何爲又借撥于富戶。土産假以奉上。花戶俱有攤錢。器具藉以營私。工作迄無寧歲。眷屬累重。夫役久稽于程途。輸送頻繁。筐篚相望于道路。和糴出息之銀。預先支用。而僅以罰穀報完。修築器械之費。那補他孔。而更斂民財集事。故今之

廉吏僅比古之小人今之中人已不免古之貪吏盍古人公私之費皆少今人公私之費皆多故也至于上官入京屬官供應代貿房屋餽送長夫米糧搬運借民間之車騎坐用驛遞之馬若使上官自備爲費幾何但令小民遠供則所費不少相應極力痛革財盡民流之日百費皆從減省旣當以此自處亦當以此處人一切餽遺悉應杜絕違者在京聽科道糾舉部院參訪在外聽撫按于各官啓行之後細查有無科歛等情輕者報部院另處重者露章參奏雖素有

賢名定行斥降決不姑息自今其言不信也

銓部議舉卓異　舉卓異

一往歲嘗舉卓異然所舉多飾虛蹤譽之官壬辰之春變而專舉淸吏蓋謂舉卓異未必實而淸吏必實耳然未能崇奬以品之獨高而或責備以才之所短用違其才何以取效朝廷駕馭羣才兼收並蓄四科九德總爲國用且以民窮盜起天下多事亦當預儲長策遠略足備緩急之人今次大計黜陟幽明明則當陟略有三品一曰循吏其上有善政善敎次則奉

法循理不失尺寸者。一曰清吏。其上有廉頑起懦次則釐冗袪費不取非其有者。一曰才吏。其上必能當機應變次則理繁治劇沛然有餘者。各官具以所屬地方從實開報。每官各舉數人。每人各列數事。本省鄉宦在野者果眞見其賢亦許附見于後不得雷同附和苟且塞責蓋用舍天下之人即當以天下人爲耳目。不但今日藉之以定去留亦可他日按之以效任使於黜陟幽明之中。寓集思廣益之意得循吏清吏可以救民之窮得才吏可以濟世之變不拘崇卑。

不分在官在野但欲得眞才眞品耳若註曰循吏清吏而使無實者托之以爲名註曰才吏而使無行者借之以爲例舉而不任連坐何辭但宜至虛至公勿負本部院惓惓延訪之意

礦稅議

礦稅

今天下所謂嗷嗷礦稅兩事耳丁夫之僉派郡邑之包賠驛遞之騷擾叅隨之橫索土棍之挾詐奸民之告訐官府之繫逮此皆因礦稅而起者也今日之事

朝廷歛百萬之財猶凜凜不足而干失億兆之心已

自有餘顧其所得在近而所失在遠利在目前以爲必然而害在一年二年數十年之外且以爲未必然當此時而有能逆此于之心濟以蘇秦張儀之口者能移　上心者乎固不能也且當奈何人臣逢時艱難欲去不得且當就目前事勢量爲調停使無及于大亂而可以待異日之覺悟夫彌秘之大害莫甚于中使之權重中使何權之有因內外爭而激　上怒則有權挾　上怒以鉗制恐喝士大夫則有權爭小則權小爭大則權大操之不急彼不肯降體以自結

于其下不肯傾橐巾藏以乞哀憐于上下所以爲之謀者不深上所以護之者不固則士大夫之禍不重彼之勢不張與之鬭者固其交而張其勢者也今欲滅其權莫若稍杜其爭端而欲杜其爭端莫若分其事任而無與有司混合而相涉夫使人與鬼比肩而立于市其鬼彌害人人彌畏鬼若使人鬼不襍揉則鬼之權滅矣今使貂璫以礦稅督責有司儼然臨長之有司盡趨走于其下此鎮守之勢也愚請勿靳惜其費而惜其權若其有制則其居不過倍于在京之

監局其行不過倍于進鮮進衣之使若其無制則令日之勅使遂成他日之鎮守倘有可以明省小民之錢而暗節中使之權者乎此忠臣所以夙夜以圖者也請以聞于 上曰中外之爭非 國家之福也漢末中臣與外臣爭外先受其禍而內繼之唐亦繼之今日中外諸臣有爭端矣夫中官抽稅取礦而使撫按調停之調停中臣不聽也則何若朝廷先為調停而使之不爭乎計惟有以礦付內臣而外無與焉以稅付外臣而內無與焉北直稅課以七萬山東以六

萬。舉此而天下可知也。額皆定矣。中臣取不加盈。外臣取不加減。則莫若以付之巡撫。法易行。事易集。類齊而後以付中臣上進。徵者不解。解者不徵。有司雖欲阻抗不可得。中臣即欲加有司以阻抗。亦不可得也。天下所為歸德歸怨于上者。習見則淺。驟見則深。蠲租賜賑。孰不為予。惟往歲中州之賑濟。民無不歸德。若特使故也。徵租斂稅。孰不為取。惟近歲之抽稅。民無不歸怨者。亦特使故也。若以屬之撫臣。撫臣得便宜從事。通融補輳。民不稱擾。見以為地方常有之

官行地方常有之事。此則利之歸內帑者不減而怨之歸朝廷者減矣。礦在山內臣採之。又使有司採之。採不得則派于人。夫派于地。有司不敢不聽。不聽則以阻撓罪之。夫既曰官四民六。上下並享其利。民之趨利如水之赴壑。則又何以派為計。莫若環有礦之山三數里以予內臣。藉其民以為礦戶。原派夫百名者予百丁。不得舍近山之民。而抽取本縣之富戶以滋擾。如上林苑之菜戶。南海子之海戶。易州山廠之廠戶。明立疆界。無相侵奪。有司即欲阻撓而不可

惟開礦所得亦自不多故派其

得。中官即欲以沮撓加有司而不可得也。夫稅有課不辦責在外臣礦有額不辦責在內臣如此則內外之爭。即不能盡無。視今日爭端則減矣。丁夫之僉派。郡邑之包賠。驛遞之騷擾。叅隨之橫索。土棍之挾詐。奸民之告訐。官府之繫逮。皆可減十之七。而于內帑之入未有損也。朝廷取郡國山澤之利以實內帑。而閭閻小騙詐需索之財以還民間。上不止開一面之網下不止受一分之賜。此亦一時之計也。若萬世之計。則俟 皇上之自悟而自斷。威福不假于下。而恩

德盡歸于上。以此關說。亦知其未必入也。倘可僥倖十得一乎。或曰是說也。其尚出戴盈之下也。論治去其太甚。擇禍莫若稍輕。今有嚴姑于此。欲鴆其赤子。爲之婦者。屢諫而不入也。怒益甚而死且益速。不得已而薄其鴆。使須臾勿死以俟舅章之回心耳。愚之爲是說。豈得已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